

四部精華

經部 史部

世界書局印行

編輯緣起

近日學子競治歐美文字及象數理化之學。對於國學往往蔑視。以為不急之務。間有好之者。則又用力不專。淺嘗而已。於是深識之士。輒慨然太息曰。數千年之國粹。將自是澌滅乎。余獨以為不然。夫盛極則衰。剝極則復。一國一代之文化。蓋無不本此原則而變化推遷焉。有六朝萎靡之文。而後有韓柳之崛起。有中古時代之紊亂。然後有文藝復興之燦爛。考之中西。理無或爽。故余以為國學今雖稍衰。自此以往。將勃興。且其盛也。與昔日異。將變一面目焉。將放一異彩焉。將以陳舊為新奇焉。蓋昔日治國學者。研求其聲韻訓詁而已。確守古人之陳說而已。摹擬剽竊而已。今則科學盛行。以科學之律令治國學。則國學皆有統系。自無昔日紛亂顛倒之弊矣。今日學子。皆具哲學知識。以客觀之眼光。批評之精神治國學。自無盲從之病矣。

合中西於一爐。融化陶冶。別創宗派。自不以步趨古人為能事矣。德國大敗之後。醉心東方文化。徧譯周秦諸子。近且有東方文化研究會之設。而吾國北平大學亦立研究國學會。是皆國學中興之萌芽。安知數十年之後。不有嶄新壯偉之國學。興於東土耶。故謂自今以往。國學將消歇者。非通論也。謂後日之國學。即昔日之國學。亦非通論也。

國學既有復興之勢。則學者於研究歐美文字象數理化之外。當精治國學。以歐美文字象數理化之精神。灌注於國學之中。從而條理之。解析之。融化之。使陳舊之國學。一變其面目。斯真今世學者之責任也。欲治國學。不得不讀古書。古書之類凡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國學之種類繁矣。而考其淵源。有不自四部中來者乎。故欲窺國學之大。不可不讀四部書。欲尋國學之精微。亦不可不讀四部書。

然四部之繁。出則汗牛馬。處則充棟梁。經號十三。而說經之書。牽連膠附者。不可勝計。正史號二十四。而稗乘野史。不可勝計。子以百數。而最著者。亦二十餘種。集以千計。而最負盛名者。亦幾百種。盡所有而購之乎。學者安得有此財力。即有此財力矣。既欲研究歐美文字。又欲考求象數理化。安有餘閒。盡讀之乎。即盡讀之矣。其間真偽參互。純駁雜糅。安能具大識力。一一審擇其善否。而取之以為吾益乎。故治國學而不讀四部書。固不可。讀四部書而不得要領。猶無益也。本局嘗獲四部精選善本。據多數學者深究。斷為出自湘鄉曾氏之手。顧所選猶嫌繁賾。非短期間所能卒讀。茲為學者便利計。復延攬文學專家。竭數載之力。更事精選。於每部之中。汰存其至精至有用之數種。復於每種之中。汰存其至精至有用之數篇。或數十百篇。於是浩如烟海之四部書。其精華乃盡萃於此寥寥數十冊中。無一種

不適於用。無一篇不可讀。語其費。則雖貧窶之子亦可購。語其時。則盡數月之功。可以卒讀。語其便利。則舟車之中。可以携而展玩。斯真省時節費之良好讀本也。學者苟於是而沈潛反覆焉。則經史子集之精英。悉陶冶融化於胸中。國學之根本已立。從而廓大之。深造之。佐以哲學科學之律令。運以世界之眼光。不難使我國數千年積累之國粹。煥然改觀。勃然中興。與歐西文藝復興時代相頡頏焉。卽以是為消遣瀏覽之資。亦足以窺歷代奇古偉麗之文辭詩歌。與夫古今英豪之嘉言懿行。豐功盛績。胸襟因是而擴展。識力因是而濶大。操行律身。必不屑為卑鄙之行。而下筆為文。自能沛然盛大。既足以供研究。復足以資瀏覽。當世有志之青年。盍於研究歐美文字象數理化之暇。一讀是書。以覽國學之大觀乎。

例言

一本書以便利青年誦讀為職志。故入選之文。皆趣味濃深。神采煥發之作。無一語不耐人尋味。無一篇不濬人智慧。數千年道術學藝文章之英華。幾盡萃於斯。約繁為簡。汰麤留精。故定名曰四部精華。學者苟於是而反覆熟讀焉。則於各種國學。皆能得其門徑。由是精進。不難收整理國故之宏功。即以是為止境。下筆開卷之際。亦能沛然豁然。實為我國青年不可少之書。

一是書當編選之際。確定精華二字為宗旨。故每書中或僅取一二篇。或廣收至數十百篇。或寥寥數十字。而神味淵厚者收之。或長至萬言。而精神彌滿。結構謹嚴者亦收之。長短多寡。皆所不計。惟以神采精義之有無。為去取之斷。

一選輯古書。以割裂為深戒。然是書重在誦讀。往往有極長之文。其

精采處只有一二節。若因一二節之可采而錄其全篇。則卷帙將因是而累重。若因可采處少而悉棄之。則又未免可惜。故不得不節錄之法。惟節錄之一段。仍以自成首尾為斷。決不使有割裂之痕。而於目次中。則既列原書篇名以存其真。又以摘錄之節名分注於下。以核其實。

一陳義最精。新行文最奇恣者。莫如子部。治國故者。不可不多讀子書。以窺古人之微言奧義。治文學者。亦不可不多讀子書。以探文字偉麗變幻之觀。故本書於子部搜羅特詳。入選者有六十餘種。惟選擇之際。力求審慎。或於數十篇中存其四五。或於長篇中摘取數節。一以義精辭偉為斷。

一本書專供學生課外自修之用。故四部入選之篇。凡奇句奧義。均加註釋於篇末。以節讀者翻檢探索之勞。

一古書難讀。往往不得其句讀。即不能通其文義。是書皆由編者細心校閱。每篇皆加斷句。以鼓讀者興會。昔人尊經。於經文每不敢加圈。自曾文正輯選經史百家雜鈔。對於經文。一律加圈。今仍其例。俾讀者易於領悟。

一集部之中。有詩有文。性質迥別。昔人混合為一。今於集部中。復分上下兩編。凡文集悉隸於上編。凡詩集悉屬於下編。

四部精華目錄

經部

易經精華

繫辭上傳……………一

繫辭下傳……………四

文言傳乾……………七

文言傳坤……………八

序卦傳……………八

尚書精華

禹貢……………一

甘誓……………三

湯誓……………三

牧誓……………三

金縢……………四

無逸……………五

顧命……………六

秦誓……………七

詩經精華

黃鳥……………一

七月……………一

鷓鴣……………二

六月……………三

斯干……………三

楚茨……………四

賓之初筵……………五

文王……………六

大明……………六

縣……………七

皇矣……………八

生民……………九

公劉……………一〇

河酌……………一〇

抑……………一一

崧高……………二

烝民……………二

韓奕……………三

常武……………四

閼宮……………四

長發……………一六

周禮精華

大司馬……………一

職方氏……………三

輪人……………四

梓人……………六

弓人……………七

禮記精華

既得合葬章……………一

世子申生章……………一

易簣章……………一

子夏傷明章……………二

孔子蚤作章……………二

有子問喪章……………二

秦穆公弔重耳章……………三

悼公之喪章……………三

杜蕢章……………三

陳子車章……………四

周豐章……………四

黔敖章……………四

原壤登木章……………五

趙文子章……………五

鄉飲酒義……………五

左傳精華

齊魯長勺之戰莊公十年……………一

晉楚城濮之戰僖公二十七年……………一

秦晉殽之戰僖公三十二年……………四

大棘之戰宣公二年……………六

晉楚邲之戰宣公十二年……………六

齊晉鞍之戰成公二年……………一

呂相絕秦之辭成公十三年……………一三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一四

魏絳諫伐戎之辭 襄公四年……………一七

晉人齊平陰之戰 襄公十八年……………一八

宋之盟 襄公二十七年……………一九

崔氏之滅 襄公二十七年……………二一

慶氏之難 襄公二十八年……………二二

叔孫穆子之難 昭公四年……………二三

蘧啓疆諫恥晉之辭 昭公五年……………二五

楚靈王乾谿之難 昭公十二年……………二六

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昭公二十六年……………二九

吳楚柏舉之戰 定公四年……………三〇

晉鄭鐵之戰 哀公二年……………三三

白公之難 哀公十六年……………三四

公羊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一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一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一

公及齊人狩于邾 莊公四年……………二

公會齊侯盟于柯 莊公十三年……………二

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二年……………三

晉趙盾衛孫冕侵陳 宣公六年……………三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四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五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

莒 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

郟 定公四年……………六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公八年……………六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 哀公六年……………七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七

穀梁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一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一

武氏子來求賻 隱公三年……………一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二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二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三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四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襄公三十年	四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昭公四年	四
孟子精華		
與梁惠王論仁義章		一
與梁惠王論王道章		一
牽牛章		二
論樂章		四
雪宮章		四
當路章		五
不忍人章		六
矢人章		六
朝王章		六
伐燕章		七
許行章		八
戴不勝章		九
好辯章		一〇

陳仲子章	一一
離婁章	一一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一二
齊人章	一二
萬章章	一三
堯以天下與舜章	一三
百里奚章	一四
不見諸侯章	一四
性猶杞柳章	一五
牛山之木章	一五
魚我所欲也章	一六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一六
狂獯章	一七

四部精華目錄

史部

國語精華

- 祭公諫征犬戎……………一
倉葛呼晉師……………二
召公諫厲王止謗……………二
襄王不許請隧……………三
單子論齊晉君臣……………三
展禽論祀爰居……………四
里革斷罟……………五
敬姜論勞逸……………五
秦立惠公……………六
趙文子冠……………八
叔向賀韓宣子貧……………九
鄭桓公謀遷國……………九
伍舉論章華之臺……………一二
越行成於吳……………一三

國策精華

- 吳許越成……………一四
王孫雒決策……………一四
吳長晉盟……………一五
越王勾踐滅吳……………一六
勾踐復仇始末……………一九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一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二
張儀欺楚絕齊交……………三
楚黃歇說秦昭王……………四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六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八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九
蘇秦說齊宣王……………九
蘇秦論留楚太子……………一〇
馮煖客孟嘗君……………一二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一三
莊辛論幸臣亡國	一四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一五
左師公說長安君爲質	一七
信陵君說魏王	一八
唐睢說信陵君	一九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二〇
蘇秦說燕文侯	二〇
蘇代約燕昭王書	二一
史記精華	
秦始皇本紀 <small>議帝號令</small>	一
項羽本紀	一
六國表序	一三
秦楚之際月表序	一四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一四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一五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一六
越世家 <small>范蠡始末</small>	一六

趙世家 <small>程嬰立孤始末 武靈王始末</small>	一八
孔子世家贊	二四
外戚世家序	二四
伯夷列傳	二四
管晏列傳	二六
孟荀列傳	二七
信陵君列傳	二九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三三
田單列傳	三八
屈原列傳	四〇
刺客列傳 <small>聶政荆軻</small>	四二
李斯列傳 <small>諱逐客書</small>	四八
淮陰侯列傳	四九
田儼列傳	五七
季布欒布列傳	五九
魏其武安侯列傳	六一
李廣列傳	六七
司馬相如列傳 <small>諫獵書 諭巴蜀檄</small>	七一

游俠列傳……………七二
前漢書精華

漢文帝本紀 賜南粵王趙佗書 遺匈奴書……………一
 武帝本紀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報李廣詔……………二
 諸侯王表序……………三
 地理志 各地風俗物產……………四
 楚元王傳 劉向……………一四
 鼂錯傳 言兵事書……………二二
 李陵蘇武傳……………二六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朱買臣……………三三
 楊胡朱梅云傳 胡建……………三四
 霍光傳……………三四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蓋寬饒……………四三
 匡衡傳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四五
 薛宣朱博傳 朱博……………四六
 貨殖傳序……………五〇
 游俠傳 陳遵……………五一
 匈奴傳下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五三

西域傳贊……………五五
 王莽傳贊……………五六
後漢書精華

光武帝紀 昆陽之戰……………一
 明帝紀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二
 后紀序……………三
 馮異傳 崤底之戰……………四
 岑彭傳 入蜀之役……………六
 耿弇傳 平定張步……………七
 竇融傳 光武帝蠶書……………九
 班超傳……………九
 臧洪傳……………一六
 周舉黃瓊黃琬傳 論……………一九
 陳蕃傳 論……………二一
 黨錮列傳序……………二一
 宦者列傳序……………二四
 儒林列傳 論……………二六
 獨行列傳序……………二六

逸民列傳序……………二七

西羌傳論……………二八

南匈奴傳論……………二九

三國志精華

魏書

武帝官渡之戰 求賢令 渭南之戰……………一

許褚傳……………三

典韋傳……………四

陳思王植傳 存問親戚疏……………六

蜀書

先主羣臣尊先主爲漢中王表 卽位祭天文……………七

先主甘后傳 諸葛亮上尊號奏……………八

諸葛亮傳……………九

關羽傳……………一六

許靖傳 與曹操書……………一七

秦宓傳 與王商書……………一七

陳震傳 移吳闕文……………一九

楊戲傳 季漢輔臣贊序……………一九

吳書

孫權與蜀剖分天下盟文……………二〇

太史慈傳……………二〇

黃蓋傳……………二二

諸葛恪傳……………二三

五代史精華

梁本紀論……………一

周德威傳……………一

死節傳 王彥章……………四

一行傳序……………六

唐六臣傳序……………六

伶官傳序……………七

宦者傳 張承業論……………八

王晏球傳……………一〇

皇甫遇傳……………一二

馮道傳……………一三

十國世家叙……………一六

東漢世家 高平之戰……………一六

職方考序……………一七
資治通鑑精華

赤壁之戰……………一
曹操不敢稱帝論……………四
漢中王卽皇帝位論……………五
曹爽之難……………六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一〇
魏滅北涼……………一三
高歡沙苑之戰……………一七
韋孝寬之守玉壁……………一九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二〇
樂論……………二四
韋后之難……………二五
李光弼河陽之戰……………二九

四
部
精
華
目
錄



易經精華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辭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吝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神。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
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子曰。夫易
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
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
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
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
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容。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

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足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象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德之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謔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文言傳乾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吾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時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人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註〕〔元〕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曰善之長也。〔潛龍〕謂未出之龍。喻賢人在下位也。〔乾乾〕不息貌。言行事勤動也。〔亢〕言窮極也。〔天則〕天之法則也。〔旁通〕猶言曲盡也。〔重剛〕謂陽爻陽位也。

文言傳 坤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之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註〕〔承天〕言地承天之所施也。〔玄黃〕言天地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

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註〕〔受〕承也。

易經精華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辭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剝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吝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

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可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
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子曰。夫易
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
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
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
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
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
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容。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

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是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象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德之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

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文言傳乾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吾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時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人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註〕〔元〕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曰善之長也。〔潛龍〕謂未出之龍。喻賢人在下位也。〔乾乾〕不息貌。言行事勤勤也。〔亢〕言窮極也。〔天則〕天之法則也。〔旁通〕猶言曲盡也。〔重剛〕謂陽爻陽位也。

文言傳坤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之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註〕〔承天〕言地承天之所施也。〔玄黃〕言天地也。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

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註】【受】承也。

尚書精華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灑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於濟。潔達於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於汶。達於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於淮。泗達於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於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棟榦栝柏。礪砥絜丹。惟閩。篔簹。三邦底賁。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瀾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壙。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織纁。錫貢磬錯。浮於洛。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瓊鐵。銀鏤。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弑。厥

土惟黃壤。厥田惟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緘皮毳毼。析支渠搜。西戎卽鼓。導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導蟠冢。至於荆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澗。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沔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潁。又東北會於汝。又北東入於海。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九州攸同。四隴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註〕〔數土〕數分也。分別土地爲九州也。〔隨山刊木〕刊，斬也。謂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分治九州也。〔冀州〕今河北山西等

地。當時帝都所在。故不言疆界。〔兗州〕謂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據河也。卽今之山東。〔青州〕青州之城。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卽

今之山東山西。〔徐州〕淮、淮水也。言徐州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卽今之皖及江北。〔揚州〕言揚州北至淮。東至海。卽今之江蘇

〔荊州〕荊。衡山名。言荊州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卽今之兩湖。〔豫州〕言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卽今之河南。〔梁州〕言

梁州東距華山。南據黑水。卽今之山西陝西。〔雍州〕西河。指黃河。以西言。謂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卽今之陝西。

甘誓

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註〕〔甘〕地名。今陝西省鄜縣。〔六卿〕六軍之將也。〔五行〕五常也。〔三正〕子丑寅之正。即國家所頒行之曆也。〔孥戮〕孥，妻子也。

言並汝妻子而戮之也。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註〕〔格〕至也。〔台〕音怡我也。〔我后〕后，君也。指湯言也。〔賚〕賞賜也。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鬲、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

貌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於爾躬有戮

〔註〕〔甲子〕周十三年二月甲子也。

〔昧爽〕黎明也。

〔王〕周武王也。

〔遯〕遠也。

〔稱〕舉也。

〔比〕相比也。

〔索〕不祥也。

昏讀浪蔑也昏棄即浪棄也。

〔迪〕進而用之也。

〔發〕周武王名。

〔愆〕過也。

〔止齋〕正其行列也。

〔伐〕一擊一刺曰伐。

〔桓

桓〕威也。〔于〕往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禫。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註〕〔弗豫〕豫喜也。一說天子有病曰不豫。

〔二公〕太公召公也。

〔穆卜〕欲就文王廟卜也。蓋文王於周爲祫。

〔功〕通作攻。周禮大祝

掌六祈五日攻。〔禘〕除地日禘。〔禘〕古假爲置字。〔册祝〕册謂簡書周公所作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元孫〕長孫也。〔不子〕史記作貢子。諸侯病曰貢子。子民也。言愛民不復子也。〔且〕周公名也。〔仁若考〕仁爲依之假借字。若而字之轉。考古字與巧通。言既依而又能巧也。〔屏〕藏也。〔一習吉〕習重也。即三龜一體皆吉也。〔孺子〕謂成王也。〔冲人〕年幼之人。〔新迎〕新當作親。謂親自郊迎周公也。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者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詐。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於茲。

〔註〕所處也。

〔詭〕苦爲俚語也。〔誕〕放恣而無所不至也。〔嚴恭寅畏〕嚴莊重恭謹。抑實欽。肅畏戒懼也。〔亮陰〕亮音梁。陰音菴。音居喪也。〔阜服〕履服。蓋惡衣服也。〔無辜〕無與毋通。皇與通。通言不違也。〔請張〕請辭也。張誕也。言誑誕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敷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王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辰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筵。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設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而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向。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

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註〕〔哉生魄〕哉始也。月之輪廓無光處曰魄。言月始生魄。蓋即舊曆月之十六日也。

〔大漸〕沉篤也。

〔彌留〕臨終也。

〔暈光〕日月也。

〔奠麗〕奠定也。麗依也。言定民所依也。〔元子〕長子也。〔釗〕康王名也。〔綴衣〕帷帳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材〕材木也。〔狄〕下士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展〕屏風之畫有斧文者。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謊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註〕〔多盤〕盤安也。謂人民多若是之相安也。〔弗員來〕員同。云謂日月已去不再來也。〔番番〕音波。老貌。〔佗佗〕勇壯貌。〔截截〕辯給貌。〔昧昧〕深潛而靜也。〔斷斷〕誠一貌。〔休休〕易直貌。〔杌隉〕不安也。

詩經精華

黃鳥

交交黃鳥。止於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註〕〔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子車〕姓。〔奄息〕名。〔特〕傑出之稱。〔仲行〕人名。爲子車氏之第二子。〔防〕當也。謂可以一當百也。〔鍼虎〕鍼讀如緘。子車氏之第三子。〔禦〕猶當也。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仁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蓂。五月鳴蜩。五月其穫。十月隕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穡。獻

新於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墀戶。嗟我婦

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

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糶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註】【火】大火星也。【一之日】周正月也。即今之舊歷十一月。【二之日】周二月也。即今之舊歷十二月。【于耜】始修耒耜也。【舉

趾】民無不舉足而耕也。【田峻】田大夫也。【倉庚】離黃鳥也。温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祁祁】衆多也。【萑葦】可以爲養蠶器者也。【遠揚】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女桑】桑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也。【

秀蓂】不榮而實曰秀。蓂草也。【隕墜】墜落也。【穉豕】豕一歲曰穉。【絜】豕三歲曰絜。【穹窒】謂盡窮室中之穴。隙而

塞之。以禦寒氣。其穴有鼠者。則薰而去之。【塞向墀戶】塞向者。墀望西室之北。墀戶者。塗拭房室相通之戶。【乘屋】乘升也。治也。

升屋治其敝漏。【凌陰】冰室也。

鷓鴣

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持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子維音嘒嘒。

〔註〕〔鬻子〕鬻，稚也。鬻子，卽稚子也。指成王。〔徹〕剝也。〔桑土〕桑根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譙譙〕譙也。〔脩脩〕當作脩脩。無潤澤之色也。〔翹翹〕危也。〔嘒嘒〕急也。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於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頤。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包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註〕〔棲棲〕不安居貌。〔飭〕戒備也。〔騤騤〕音逴，馬強壯貌。〔玁狁〕北狄也。〔孔熾〕盛也。〔比物〕比同力之物。謂齊其力也。〔閑〕習也。〔焦穫〕地名。〔央央〕鮮明貌。〔佶〕並行也。〔吉甫〕人名，卽尹吉甫也。〔張仲〕吉甫之友。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席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有楹。噲噲其正。嘽嘽其冥。君子攸寧。下筭上簠。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註〕〔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猶〕當作尤。尤。怨也。言骨肉無相怨也。〔似〕詞也。〔約〕束板也。〔闌闌〕猶歷歷也。

也。〔椽〕築也。〔囊囊〕用力也。〔莘〕尊大也。〔翼〕敬也。〔棘〕急也。〔革〕爲韜之假借字。韜翼也。〔畢〕大鳥也。〔躋〕升也。

〔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噲噲〕猶快快也。〔正〕長也。〔嘽嘽〕猶熠熠也。〔冥〕幼也。言屋小也。

楚茨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於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陳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怨莫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註〕〔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與與〕衆也。〔翼翼〕盛也。〔庾〕露積曰庾。〔安〕安坐也。〔侑〕勸也。〔肆〕陳列也。〔將〕持而奉之也。〔孔明〕孔甚也。言皆備也。〔階階〕言纒纒有容也。〔格〕來也。〔煇〕音善竭也。〔徂養〕徂與且通。養子也。〔孔惠孔時〕孔甚也。惠順也。時是也。甚順者無不順。甚是者無不是也。

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殺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錦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曰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

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註〕〔秩秩〕敬肅貌。〔楚楚〕列也。〔旅〕陳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正鵠也。〔抗〕張也。〔的〕射之正鵠也。〔烝衍〕蒸進也。

行樂也。〔王〕大也。〔林〕盛也。〔湛〕樂也。〔反反〕顛禮也。〔幡幡〕輕數也。〔僂僂〕軒舉狀。〔抑抑〕慎密也。〔怗怗〕音弼。慢貌。〔傲傲〕傾倒狀。〔郵〕同尤過也。〔僂僂〕音婆不止也。

文王

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生陟降。在帝左右。
 暨暨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七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註〕〔暨暨〕勉也。〔哉〕始也。言造始周國也。〔侯〕語詞。猶乃也。〔翼翼〕恭敬也。〔穆穆〕美也。深遠也。〔緝熙〕光明也。〔麗〕數也。〔侯〕維也。〔膚敏〕膚美也。敏急也。〔裸將〕裸灌鬯也將行也。即以酒酌地祭祀於天也。〔無念〕念也。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變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註〕〔忱〕信也。言天意維信也。〔摯仲氏任〕摯國名。任。姓仲。中女。任。即太任。文王之母也。〔有身〕懷妊也。〔復〕讐諭也。〔文定〕訂婚也。〔親迎〕結婚也。〔纘〕繼也。〔莘〕太姒國也。〔矢〕誓也。〔駟駟〕駟馬白腹曰駟。〔彭彭〕強盛貌。〔師尙父〕師。太師也。尙父。其字。即太公望也。〔會朝〕會戰之。農。言不崇朝也。

緜

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葍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礮鼓弗勝。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愾。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註〕〔緜〕不絕貌。〔瓞〕小瓜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亶父〕古公。諱也。亶。父名也。後追稱太王。〔陶復陶穴〕陶。其土而復之於地上。爲地室也。穴。土室也。在地中。〔來朝〕清晨也。〔聿〕循也。〔姜女〕姜姓之女。即太王妃太姜也。〔胥宇〕胥。相字。居也。

〔臚膳美也。〕〔莖茶〕莖茶皆苦菜也。〔契〕開也。〔官〕導溝洫也。〔敵〕度廣狹也。〔揀〕盛土於藪也。〔頤頤〕衆也。〔度〕投也。投土於版中也。〔藁藁〕言百姓勤勉也。〔登登〕用力也。〔削屨馮馮〕屨古作婁空也。削屨謂削治牆空致勁突處使平。其聲馮馮然馮音憑。〔阜門〕王之郭門曰阜門。〔將將〕嚴正也。〔塚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兌〕成蹊也。〔駮〕驚走奔突也。〔喙〕困也。〔虞芮質厥成〕虞芮二國名成平也以爭田之事質於文王也。〔疏附〕率下親上也。〔奔奏〕喻德宣譽也。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畜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檉其樞。攘之剔之。其隰其柘。帝選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明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蕭蕭。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註】莫定也。【二國】謂夏商也。【四國】謂四方之國也。【究】尋也。【度】謀也。【增其式鄂】增同增。謂增大其疆域之規模也。

【作之屏之】作拔起也。屏。斬削之意。【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也。【灌】叢生也。【樹】音例。木行生曰樹。【櫻】音逞。木名。俗

稱西湖柳。【櫛】音居。靈壽木也。【栗】音奄。山桑也。【栢】音蔗。木名。葉可飼蠶。【中夷載路】中。惡習也。夷。西戎也。載。路謂充滿道

路也。【梓城】梓音昨。木名。長綠樹。城音域。叢生小木。一名曰櫻。【箱】清靜也。【按】遏也。【臨衝】臨。臨車也。衝。衝車也。【閑閑】

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類】出師時祭旗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也。【蕭蕭】強威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

忽】滅也。

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令禮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旃旃。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糗之攸攸。更蒸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卽盛于豆。于豆于登。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註】姜嫄有邰氏之女名嫄。高辛氏之世妃也。是生后稷。即周之始祖。【弗】赦也。【履帝武敏歆】履踐也。武迹也。歆動也。言姜嫄出祀

郊禘。踐大人之跡而歆動。因而有娠。遂生后稷也。【誕彌厥月】誕發語辭。彌滿也。謂滿十月之期也。【先生如達】先生易生也。達小羊也。言如羊子之易生。絕無留難。【不坼不副】坼崩裂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而箇害其母。今姜嫄生后稷。並無坼副箇害之苦。

【匪字】愛護也。【豐】長也。【訐】大也。【岐】峻茂之狀。【疑】義同岐。【佳穀】大豆也。【旆旆】枝葉揚起也。【稷離】禾苗美好貌。【幪幪】茂密貌。【陸渚】多實貌。【相】幼也。【芣】治也。【稷】漸長也。【穎】實繁碩而垂下也。【粟】不稂也。【杓】黑黍也。【秬】一桴而二米者也。【芻】亦稷粟也。【芑】白稷粟也。【恆之】恆徧也。謂徧種之也。【肇祀】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揄】揉白也。【釋】漸米也。【叟叟】研米聲也。【浮浮】氣浮浮也。【謀】卜也。【惟】齊戒也。【載】祀行道之神也。

【印】我也。【登】音登。瓦為之。薦太羹者也。【胡臭亶時】胡何也。臭香也。亶誠也。時善也。言如此芳香達聞於天。誠無不善也。

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劉。于胥施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註】公劉。后稷之曾孫也。【戒揚】戒斧也。揚。鉞也。【胥】相也。謂善相其阪險原隰也。【鞞琫容刀】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景】以日景考之也。【三單】相襲也。

洞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註〕洞酌洞遠也。謂遠酌也。〔辭〕餽餽音分。黍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餽音熾。酒食也。〔醜〕音戚息也。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賢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於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註〕抑抑謹密也。

〔隅〕廉角也。謂德之一端也。

〔靡哲不愚〕言無哲而不愚也。

〔戾〕反也。謂反乎常也。

〔許謨定命〕許大也。謂大謀畫也。定命。規定其號令也。

〔遠猶辰告〕遠。疎辰告也。辰。時也。言以遠圖時相戒告也。

〔敬慎威儀〕敬。畏也。慎。謹也。威。儀也。言以遠圖時相戒告也。

〔紹〕承先人之緒也。

〔罔敷求〕罔不也。敷廣也。言不能廣求也。〔弗尙〕謂厭惡之也。〔邊〕遠也。〔玷〕污點也。〔黷〕答也。〔射〕音亦厭也。〔佳染柔木〕佳染柔貌。柔木如梧桐梓漆之類。喻古人之溫和也。〔臧否〕臧善也。否音鄙。不善也。〔回適〕違悖也。

崧高

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齊濟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躡躡。鈞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遏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御徒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註〕〔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甫〕甫侯也。〔申〕申伯也。〔齊濟〕勉也。〔謝〕周之南國也。言爲國於謝也。〔式〕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主繕治。〔庸〕讀墉城也。〔徹〕治也。〔傅御〕諸侯之上大夫也。〔有俶〕俶始作也。〔藐藐〕美貌。〔躡躡〕壯貌。〔濯濯〕光明也。〔王舅〕申伯宣王之舅也。〔峙〕讀爲峙。儲也。〔糗〕糧也。〔式〕用也。〔遏〕速也。〔番番〕武勇貌。〔嘽嘽〕喜樂也。〔戎〕大也。〔翰〕幹也。〔不顯〕顯也。〔四國〕四方也。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註〕〔悉〕聚也。〔物〕事也。〔則〕法也。〔赫〕常也。〔懿〕美也。〔昭假〕假音格。感格也。昭明也。〔仲山甫〕周宣王賢臣。即樊侯也。

〔翼〕翼恭敬也。〔若〕順也。〔賦〕布也。〔續戎〕續繼承也。戎汝也。〔將〕奉行也。〔解〕同懈。〔茹〕納也。〔輶〕輕也。〔出祖〕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輶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鳥。鈎膺鏤錫。鞞鞞淺幘。幘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於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何。包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婦。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於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士。川澤訶訶。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嘒既令居。韓姑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敵實備。獻其貔皮。赤豹黃罴。

〔註〕〔奕奕〕大也。〔甸治也。〔有倬〕倬明也。〔慶共〕慶同也。共執也。〔韓安也。猶何也。〔應〕直也。〔屠〕地名。〔顯父〕石顯德者也。故今謂擇壻曰相攸。〔有且〕多貌。〔汾王〕謂厲王厲王流於城在汾水之上。故曰汾王。〔相攸〕相視也。攸所居也。謂擇可嫁之所也。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奪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註〕〔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尹氏〕尹吉甫也。〔業業〕勅也大也。〔舒保作〕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言王師徐徐而行也。〔闕〕奮怒貌音喊。〔鋪敦淮濱〕鋪布也。敦厚也。濱厓也。言厚有兵於淮水之厓也。〔截〕整齊而治也。〔嘽嘽〕盛也。〔王猶允塞〕猶謀也。允信也。塞實也。言王道甚大也。〔來庭〕來朝王庭也。

閟宮

闕宮有備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種稗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常臨女敦商之旅克成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韓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芻夏而楛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鼈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合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弈弈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註】備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聖密也。【纘】先種曰纘後種曰稊。【屆】殛也。【敦治也。【耳耳】柔順也。【后帝】謂天也。【騂犧】騂赤犧純也。其性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福衡】設於牛角之物也。【毛魚】燒熟之豚也。【越】音恣切肉也。【羹】汁也。【大房】半體之俎也。【萬】舞名。【孝孫】謂僖公也。【三壽】三老也。【朱英】茅飾也。【縢】繩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綬】以朱纁綴之。【蒸】衆也。【齊】當也。【承】禦也。【鳧繹】二山名。【純嘏】皆大也。【兒齒】齒落更生壽徵也。【徂來】山名。【新甫】亦山名。【鳥】大貌。【奚斯】公子魚也。

長發

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絨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艱不棘。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東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豝。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註】外大國遠諸侯也。【幅隕】幅廣也。隕音員。周也。言國土之疆界也。【有絨】契母也。【將】大也。【玄王】契也。【桓撥】桓大撥治也。【相土】契孫也。【湯】商湯也。滅夏而有天下。【齊】成也。言至於湯而成也。【降】生也。【躋】升也。【祇】敬也。【九圍】九州也。【小球大球】玉也。諸侯所貢者。【何】荷也。【綈】緩也。【適】聚也。【小共大共】貢也。諸侯所貢之物也。【駿龐】良馬也。【龍】龍也。【艱】恐也。【棘】同棟。亦恐也。【武王】謂商湯也。【虔】敬也。謂用兵之敬也。【苞有三豝】苞本也。豝餘也。三豝指章騶昆吾三國。【莫遂莫達】言不遂達也。【九有九州也】【截】治也。【葉】世也。【業】危也。謂湯之前併有君衰危也。

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鑼鏡。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督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鞞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馘。車徒皆譟。徒乃弊。致。萬。餘。獸於郊。入獻禽。以烹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澹。大。卜。帥。執事。澹。豐。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軍。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賞。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註】馮。獸。侮。也。【書】史。梗。反。制。職。也。【檀】謂。置。之。空。地。更。立。其。次。賢。也。【杜】幽。禁。之。不。得。與。外。人。通。也。【象】觀。門。也。【禮】為。益。觀。中。間。缺。然。亦。名。魏。闕。【挾】日。從。甲。至。亥。謂。之。挾。日。凡。十。日。【上。地】食。者。參。之。二。【上。地】謂。肥。饒。之。地。有。可。種。食。者。占。三。分。之。二。也。

【振旅】師。人。曰。振。旅。【鐸】金。鐸。也。即。大。鈴。【鑼】鉦。也。形。如。小。鐘。鳴。之。貝。為。鼓。節。【鏡】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所。以。止。鼓。【路。鼓】四。面。鼓。也。【賁。鼓】大。鼓。也。【晉。鼓】主。進。行。用。之。鼓。【提】可。提。攜。之。鼓。【鞞】騎。鼓。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貉。與。馮。同。祭。名。【芟。舍】在。草。中。休。息。也。芟。音。跋。【撰】同。運。【夜。事】戒。守。夜。之。事。【大。常】旗。畫。日。月。者。【旌】旗。畫。交。龍。者。【旟】通。帛。之。旗。

【名】。【芟。舍】在。草。中。休。息。也。芟。音。跋。【撰】同。運。【夜。事】戒。守。夜。之。事。【大。常】旗。畫。日。月。者。【旌】旗。畫。交。龍。者。【旟】通。帛。之。旗。

【名】。【芟。舍】在。草。中。休。息。也。芟。音。跋。【撰】同。運。【夜。事】戒。守。夜。之。事。【大。常】旗。畫。日。月。者。【旌】旗。畫。交。龍。者。【旟】通。帛。之。旗。

【名】。【芟。舍】在。草。中。休。息。也。芟。音。跋。【撰】同。運。【夜。事】戒。守。夜。之。事。【大。常】旗。畫。日。月。者。【旌】旗。畫。交。龍。者。【旟】通。帛。之。旗。

【名】。【芟。舍】在。草。中。休。息。也。芟。音。跋。【撰】同。運。【夜。事】戒。守。夜。之。事。【大。常】旗。畫。日。月。者。【旌】旗。畫。交。龍。者。【旟】通。帛。之。旗。

職方氏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其浸波。其利漆絲象。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閔。其澤藪曰豸養。其川河。其浸菑。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其川虛池。其浸洩。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賁。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致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註】其區即太湖。【三江】長江、浙江、吳江為三江。【五湖】滂湖、洮湖、射湖、費湖、太湖為五湖。【顯瀉】水名。顯水出陽城，屬豫州。昆陽

縣北。舊有湛水。【圃田】澤名。在今河南中牟縣西。【滎維】二水名。滎在河南省。維在陝西省。【波漾】水名。波水在河南。漾水屬湖

北。【六擾】馬、牛、羊、雞、犬、豕也。【五種】黍、稷、菽、麥、稻為五種。【芻藳】古澤名。屬今之南京。【沂沭】水名。沂水出山東。蓋縣。沭水出

沂水縣北。【大野】澤名。在山東鉅野縣。【河沛】川名。舊屬山東。【盧維】水名。盧水在濟北。盧縣。維水在沂州。【弦蒲】澤名。今屬

隴州。沂源縣。【涇汭】水名。涇出涇陽。汭出幽地。【醫無閭】在山東無慮縣。【鸞養】水名。山東江蘇間。【菑時】菑水出山東。萊蕪

縣。時水出山東。般陽縣。【霍山】在山西平陽縣。【楊紆】水名。古屬扶風。【漳】水名。出山西省。【汾潞】汾水出山西。汾陽縣北。潞

水出歸德縣。【昭餘祁】在山西介休縣。【囑夷】一名澠水。在今山西靈邱縣西北。【涑易】涑出廣昌。易出故安。皆在河北省。

輪人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敵。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輻爾而下迪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幘之廉也。取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鯁。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闕。則輪雖做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積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敵不齧。轂小而長。則杵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稍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輗。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幘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机。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故竝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濇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轂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鑿。

而固不得。則有弊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因。凡爲輪。行澤者欲抒。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頓於繫。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敷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椹圍倍之六寸。信其椹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椹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繫廣四枚。繫上二枚。繫下四枚。繫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繫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字欲卑。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霽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註】【三材】卽轂輻牙也。【和】調也。【轂】車輪中心圓木。輻濇其外。中虛而容軸。【輻】車輪中直木也。內濇於轂。外入於牙者。【牙】輪輻也。【望】遠視也。【眡】音低。視貌。【輶爾】輶音覓。均致貌。【掣爾】殺小貌。輦音蕭。又音朔。【肉稱】肉如又切。稱去聲。美滿也。【眼】魚懇切。又讀如限。穿出貌。【轉】音轉。又音溝。幔轂之革也。【廉】利便不礙也。【輶】音餅。輪輻也。輪外兩邊。有一重護牙者。曰輦。【蚤】音爪。輻之一頭。織者入牙。謂之蚤。【鬣】音噉。齒牙參差。謂之鬣。【矩】謂刻識之也。【輶】音覓。致也。【蕞】當作耗。暴越貌。【杵】同杵。謂輻間杵狹也。【擊】同隄。謂車行危隄不安也。【桴者】度兩漆內相距之尺寸也。【防】音勃。三分之一也。【稍】音蕭。深也。【蕞】衆輻之所趨也。【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纂】轂約也。【杙】五骨切。又九活切。搖動貌。【斂】讀如絃。量度也。【弱】率也。輻之入轂處也。【殺】色戒切。小之也。【濂】讀如結。謂泥不黏著輻也。【股】輻近轂處。喻其豐也。【較】讀如胡飽切。謂近牙細處。若人脚近踝之較也。【揉】以火槁之也。【墊】魚列切。攢也。【足】卽蚤也。【杼】直呂切。謂削漚其踐地者。【侷】亡侯切。上下相等也。【附】附着也。【搏】圓厚也。【觀】音濇。亦敝也。【廉】絕也。【挫】折也。【腫】瘳也。【萬】或作矩。【蓋】卽傘也。或於車上可以禦雨而蔽日者。【達常】蓋斗柄下以入杠中也。【椹】讀爲椹。音益。益杠也。【信】古申字。【部】蓋之

斗也。於上部高隆翬然。【尊】高也。【端】內題也。【庇】覆幹也。【軹】輻之一頭。牡者入數謂之軹。【軹】車後橫木之專名。【上】近部平者也。【字】隕下曰字。【奮】力又切。水流也。【隊】直類切。落也。

梓人

梓人爲筓。處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筓。處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唇。斧口。出目短耳。大胸。擢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處鳴。銳喙決吻。數目。顙脰。小體。驚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是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馨宜。若是者以爲馨。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處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筓。凡攬綱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銜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續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註】筓。樂器所懸。橫曰筓。植曰虡。謂鐘磬也。【膏者】豕屬。【羸者】虎豹之屬。【卻行】頰衍之屬。【仄行】鰓屬。【連行】魚屬。

【紆行】蛇屬。【脰鳴】鼈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蝸蛇屬。【鍾虞】謂其聲若出於懸鐘。【攬綱援簪】謂爪牙突兀可畏之獸也。【侯】中也。爲天子射禮之目標。【崇方】崇高也。方相等也。【鵠】所射之目的也。【舌尋】謂上下皆出舌尋者。張手之節也。

【福】所以持綱而繫於侯。【皮侯】以皮飾之侯。【鶉級】於中央似鶉之棲。【春以功】春以功。春官也。功事也。謂天子將祭而射以習禮樂之事於是春官有事矣。故曰春以功。【息燕】謂鄉飲酒禮乃息也。【醴醴】謂執俎祭侯。【屬】猶朝會也。

弓人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楛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必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栗不迪。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紆而昔。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盛於割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常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類。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敵之敵。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滲。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洽。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滲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助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幘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帛則木堅。薄其帛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帛。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恆角而達。引

如終繼。非弓之利。橋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燬。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鷺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柁。長其畏而薄其敵。宛之無已。應下柁之弓。末應將興。爲柁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筵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有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侷。膠三銹。絲三邛。漆三刺。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土服之。引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射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鼓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漚。其次筋角皆有漚。而深。其次有漚。而疏。其次角無漚。合漚若背手文。角環漚。牛筋賈漚。麋筋斥蠖漚。和弓敲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註〕〔執〕自然之形執也。謂本曲也。〔菴〕菴也。菴析也。謂以鋸析之也。栗裂也。〔逸〕逸。喪失木之理也。〔昔〕與錯通。文理交錯也。〔糲〕

角與柁相之處也。又同段。〔蹙〕近也。〔剗〕與屬通。〔休〕讀爲照。〔搏廉〕搏。閱也。廉。發鄂分間也。〔敵之敵〕謂熟之又熟也。

〔日必茶〕日。之節。日。茶。讀爲舒徐也。〔帑〕弓中裨幹也。〔終繼〕謂常有竹韃縛之者。〔燻〕炙爛也。〔柁〕謂把處之左右。將

接角隈者。〔羽〕讀爲屬。紱也。〔三均〕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唐弓〕合七而成。〔大和〕謂九和之弓。

〔漚〕漆痕也。〔和弓敲摩〕謂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也。

禮記精華

既得合葬章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註〕〔墓而不墳〕墓，塋域也。城，封土也。墳而不墳，殷禮也。〔識〕音志，標誌也。

世子申生章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愛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註〕〔重耳〕春秋晉獻公之子。申生異母弟。後立爲文公。〔蓋〕同盍。〔驪姬〕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妃。申生之後母。曾譖申生。〔狐突〕晉大夫。公子重耳之外祖父。世子申生之傅。

易簣章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註〕樂正子春曾子之門人樂正姓子春其字。〔會元會申〕皆曾子之子。〔晚〕好也。〔簞〕音賁席也。〔革〕同輿言病甚也。

子夏傷明章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註〕洙泗二水名。在今山東曲阜縣。孔子設教於此。〔西河〕龍門下華陰之地。

孔子蚤作章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註〕殯殮也。〔阼〕音祚東階也。〔賓主夾之〕賓由西階。主由東階。今在兩楹間。故曰賓主夾之。

有子問喪章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

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註〕「喪謂失位去國也。」桓司馬：「宰向雖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槨〕音郭。外棺也。〔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中都〕魯邑名。定公九年孔子爲魯中都宰。

秦穆公弔重耳章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註〕「舅犯」卽狐偃也。晉文公之舅。字子犯。故稱舅犯。

悼公之喪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註〕「食」飯也。

杜蕢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

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註〕〔知予〕晉大夫荀蘧也。〔杜蕢〕或作屠蕢。蕢音快。〔子卯〕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相承以爲不吉之日。國君不舉樂。〔觶〕音志。酒器。可盛三升。

陳子車章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註〕〔陳子車〕齊大夫子亢之兄。〔陳子亢〕卽陳子禽。孔子弟子。〔莫養於下〕謂家人不得致其養也。

周豐章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般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澁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註〕〔摯〕音至。執物以爲相見之禮也。

黔敖章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

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註〕〔藜藜〕以袂蒙面也。〔輯履〕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賀賀〕垂頭喪氣貌。

原壤登木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髀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
〔註〕〔沐椁〕謂治其椁也。椁外棺。〔斑然〕木文之華也。〔卷然〕木澤之滑膩如卷音拳。〔已〕止也。謂絕交也。

趙文子章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註〕〔叔譽〕卽叔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胖。〔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後世因之。遂稱死人所居曰九原。〔陽處父〕晉襄公之傅。〔植〕剛強自立也。〔隨武子〕士會也。〔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呐呐〕聲低而語緩也。設若訥。〔管庫〕管鍵也。管庫賤職也。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

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薦禮也。嘏。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饌。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養長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問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冲之。笙入三終。主人禮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履。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質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享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

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註〕〔羞〕饌也。〔祭〕屋也。〔介僎〕居屋賓客之中者曰介。鄉之曾仕者來助主人樂賓曰僎。古作籩。〔嘽肺〕謂祭酒後取俎上之肺。嘽。崗之意。謂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謂飲主人之酒入口以成主人之禮也。〔卒饌〕謂主人酬賓。賓卒立以據爨也。

左傳精華

齊魯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註〕曹劌，魯人，劌，古衛切。

〔肉食〕言在位有祿能肉食也。

〔孚〕大信也。

〔轍〕車跡也。

〔靡〕偃也。

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蔞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

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於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幕。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有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燕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築之。魏犢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踊三百。乃舍之。築顛頡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充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賁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前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軍七百乘。韞鞬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亥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蔣呂臣實爲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註〕〔子文〕楚大夫名。門穀於子。〔子玉〕楚大夫名。得臣。〔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蔣賈〕字伯臧。孫叔敖之父。〔先軫〕晉下軍之

佐原軫也。〔黃〕治兵也。〔被廬〕晉地。〔執秩〕主爵秩之官。〔五鹿〕魏地。〔不卒戍〕謂不終戍事而歸也。〔門焉〕攻曹之城門也。〔稱舍於墓〕謂發其墓也。〔軍志〕兵書也。〔間執〕猶塞也。〔西廣東宮〕西廣右廣也。楚君之親軍有左右廣。右廣得軍之半。東宮太子之宮甲也。〔若敖之六卒〕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與〕許也。〔三舍〕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也。〔三舍〕舍。〔每每〕田地腴美貌。〔詰朝〕明日晨也。〔鞞鞞鞞鞞〕鞞音顯。著腋皮也。鞞音引。繫於車軸之革帶也。鞞馬頸革。所以負輓者。鞞音牛。羈絆也。言駕乘修備也。〔子人九〕子人。姓。九名也。〔平禮〕周平王賜晉文侯之禮。〔形弓〕赤弓也。〔旅〕黑也。〔租鬯〕一曰。租。黑黍也。香酒。古音酉。器名。〔隊〕音墜。墜也。〔孟諸之藥〕孟諸。宗。數澤名。水草之交。曰藥。〔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榮黃〕即榮季也。〔申息〕二邑名。其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孫伯〕即大心也。

秦晉殺之戰 僖公三十二年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方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慕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恤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臯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註〕〔蹇〕叔漆大夫。〔孟明〕名視。百里奚子。〔西乞〕名術。秦大夫。〔白乙〕名丙。秦大夫。〔拱〕合手曰拱。言墓木已長。行將死也。

〔驂〕即今函谷關。〔夏后皋〕夏桀之祖父。〔乘車〕乘四也。鞅。熱革也。〔不恤〕猶言不厚也。〔脯資餼牽〕脯。乾肉也。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也。〔間〕離去也。〔墨衰絰〕晉文公未葬。凶服從戎。故以墨染其裳。而加絰。〔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以女文嬴

妻之即襄公嫡母。〔暫猶猝也。〕〔震鼓〕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震鼓。〔替〕改也。廢也。

大棘之戰 宣公二年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疇。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暉其目。歸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毋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註〕〔晉侯〕晉靈公也。〔驟〕數也。〔競〕強也。爭也。〔華元〕宋大夫為師之帥。〔樂呂〕宋司徒。〔俘〕獲也。〔馘〕取左耳也。〔狂狡〕

宋大夫。〔輅〕迎也。音逆。迎而伐之。〔戎昭果毅〕戎車制也。昭明也。言軍制昭明於上。果敢也。毅必行也。〔羊斟〕宋之御者。字叔牂。

〔為政〕猶言為主。〔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舍〕猶答也。〔植〕主也。〔暉〕出日貌。〔歸〕大腹貌。〔于思〕多鬚貌。〔則

那〕何害也。

晉楚郟之戰 宣公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日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微事於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園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質。

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顯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豐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能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臬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鄆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

鄙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轡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賁，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傲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戒，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欒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假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恚之。脫局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綬。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因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周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

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衛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釋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射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註〕〔臨〕哭也。〔卷出車〕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也。〔障〕城上女牆也。〔達路〕大路也。塗方九軌曰達。〔厲宣桓武〕謂昭厲

王宣王。鄭桓公。武公也。〔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舊放〕孫叔敖也。〔慮無〕猶今之斥候。〔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

〔汧〕詩頌篇名。〔書味〕著音旨。謂致討於味也。〔武〕詩頌篇名。〔臯子〕先穀也。先軫之子。〔非夫〕謂非丈夫也。〔知莊子〕荀

首也。〔北師〕師向北行也。〔若放野冒〕楚之兩先君。〔廣〕十五乘爲一廣。〔原屏〕道同名原。趙括名屏。〔淹久〕久留也。〔侯人〕謂伺候望敵者。〔靡旌〕驅疾也。〔蔽〕音娜。矢之善者也。〔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也。〔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席〕布席坐示無所畏也。〔薄〕音卜。迫而擊之也。〔掬〕兩手可捧曰掬。〔基〕教也。〔屬〕車上兵闌也。〔復〕音叟。老者之稱也。〔蒲〕楊柳可以爲箭者。〔重〕輜重也。〔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齊晉鞍之戰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新築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葦，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鞍。邴夏御齊侯，逢丑夫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擗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軍。宛筏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聲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遘。子實不佞，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帥徒撓敗。吾子惠傲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於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註〕

〔將謂君何〕將何以答君命。〔隕〕被禽獲也。〔須〕待也。留也。〔旣〕卒事也。〔曲縣〕軒縣也。天子樂宮縣四，而諸侯軒縣，闕南而

〔繁纓〕馬飾，亦諸侯之服。繁音盤。〔釋憾〕消釋恨心，卽報怨也。〔淹〕留也。〔棊〕擗也。〔介馬〕馬被甲也。〔朱殷〕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赤黑色也。〔華不注〕山名。〔轡〕臥車也。〔辟女子〕辟，音避，使女子避君也。〔賓嬪人〕國武子也。名佐。〔蕭同叔子〕

同叔蕭君字，齊侯外禮父子女也。〔盡東其敵〕使壘敵盡東西行也。〔四王〕禹、湯、文武也。〔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背城借一〕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以致死命焉。〔疾〕恨也。

呂相絕秦之辭 成公十三年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傲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註〕卽世。逝世也。〔集〕成也。〔詢〕謀也。〔虔劉〕殺也。〔不穀〕諸侯自稱之辭。

晉楚鄆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營居守。郤欒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十六年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董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閔，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霧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遠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

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揪公以出於淖。癸巳。潘旌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郤子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跼。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彀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箴。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

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註〕〔與往〕非使而同往也。〔申叔時〕卽孫叔敖。

〔寒井夷險〕軍屯必驛井結氣以自給。今爲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自塞其井。自平其壑。以爲戰地。〔疏行首〕當陳前決關營壘爲戰道也。〔二卿〕謂子重子反也。〔巢車〕車上有簞如巢。以便望遠。故曰巢車。〔伯州

犂〕晉人奔於楚者。

〔苗賁皇〕楚鬪椒子奔於晉者。

〔離局〕遠其部曲也。〔黨〕潘冠之子。

〔爾射死麋〕言汝以射自多。必當以

麋死也。〔馜〕弓衣也。

〔趨風〕趨走疾如風也。〔鞞革〕赤色革熟皮。

〔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

〔從〕逐也。〔輅〕

音迎也。

〔薄〕音卜。被迫也。

〔攝飲〕持飲往飲子重也。〔逸〕縱也。

魏絳諫伐戎之辭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如何。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鬃。危。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自立。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

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註〕〔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子爵也。嘉父，其君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寒浞〕寒，國名，浞，人名。〔田〕田獵也。〔靡〕夏遺臣，事羿者。〔有葛〕國名。〔犛〕恐懼也。〔田以時〕謂田獵不奪農時也。

晉人齊平陰之戰 襄公十八年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虐神主，會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

攻險。已卯，荀偃士旬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變盈以下軍克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檣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圍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註〕〔陸〕同陸。〔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主〕大夫之稱。〔齊環〕環，齊靈公名。〔曾臣彪〕彪，晉平公名也。臣，猶末臣也。稱臣者，

以明上有天子也。〔平陰〕在濟北鄒縣東北。〔門〕攻其城門。

〔斥〕斥侯也。〔輿〕衆也。〔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紿甲而縛〕不解甲反縛，惟露其面。〔枚〕馬過也。〔圍〕門扇也。

宋之盟 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謂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

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弊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闔，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賦段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註〕〔搆〕離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駟〕音日。快馬報告也。〔以藩爲軍〕諸國各以藩籬爲軍。不築營壘。示不相忌。〔衷甲〕

衣中藏甲也。〔單擊其死〕單。謹也。幣。賂也。言盡賂而死也。〔食言〕反背其言也。〔狎〕更迭也。〔只〕語辭也。〔尸〕主也。〔蒙門〕

宋城門。〔范武子〕士會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崔氏之滅 襄公二十七年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

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癸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註〕「寡」夫或婦偏喪也。「孤」無父也。「蒙无咎」无咎，蒙公之子。「東郭偃」偃，東郭妻之弟。「有疾」有惡疾。「宗邑」宗廟所在之

地。「宗主」繼承宗祀之人。指崔明。「慶封」齊大夫。字子家。又字季。「盧蒲癸」慶封嬖大夫。「病」害也。「堞」短垣也。使其衆居

短垣內以守。「當國」秉政也。

慶氏之難 襄公二十八年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俊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泄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與爲上獻。盧蒲癸王

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體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櫛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靈。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緇。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吾人富。謂之賞。淫人富。爲之殃。天其殃之也。天將聚而殲旃。

〔註〕慶舍。慶封子。字子之。〔內實寶物及妻妾也。〔易內〕交易其妻也。〔寢戈〕親近兵杖。〔洎〕肉汁也。〔子雅子尾〕二字皆惠

公孫一爲樂氏。一爲高氏。〔寢處之〕言能殺而密其皮。〔晏平仲〕名嬰。齊賢大夫。〔桓子〕文子之下無字。〔慶嗣〕慶封之族。字子息。〔嘗〕秋祭也。〔樂高陳鮑〕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豐〕屋棟。〔稅〕同脫。脫祭服而往內也。〔嶽〕里名。〔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所祭不共。〔茅鴟〕逸詩。刺不敬。〔句餘〕吳子夷末也。

叔孫穆子之難 昭公四年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緞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邱。舊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

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饋於下。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舉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卽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闕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註〕〔庚宗〕魯地。〔姓〕子嗣也。〔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知〕相親也。〔國姜〕叔孫穆子在齊所娶之妻卽生孟丙與仲壬者。〔落〕以殿豬血盪鐘曰落。〔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萊書〕公之御者。〔杜洩〕叔孫氏宰也。〔个〕東西箱也。〔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徹去也。〔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叔仲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孫家臣。〔路〕車也。〔五父之衢〕五父衢名在魯國東南。〔鮮者〕不以壽終也。〔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也。〔蕞闕〕齊魯界上闕。〔寧風〕齊地。〔不勞〕不以立己爲功也。

遺啓疆諫恥晉之辭 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壘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殯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鄆。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旣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麀。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幣。輔。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

其餘四十縣。遣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註〕〔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閻〕別是空守門。〔司宮〕加以宮刑。〔辜類〕辜，獻也。類，聘問相見也。〔鄭玉〕嬰首羣謂羣來也。〔致〕送也。〔韓賦七邑〕謂韓襄其賈邢帶韓須叔禽叔子羽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戊兄弟四人。〔楊石〕叔向子食我也。〔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故云九百。

楚靈王乾谿之難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飲。寢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蒍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鬪韋龜中斃，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蒍氏之族及蒍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遠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遠上何滴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於鄧，依陳蔡人以圍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彊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郢，芊尹無宇之子中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闌，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

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長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於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目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於鄭。且致鑿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鑿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鑿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宋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芊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買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豐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驪。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和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註〕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也。〔豹舄〕以豹皮爲履也。〔子革〕卽然丹。〔夕〕暮見也。朝見曰朝。暮見曰夕。

〔熊繹〕楚始封君名。〔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康伯。〔嬰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故曰傳許是宅。〔鑕〕鑕斧也。柅柄也。〔嚙屬〕以須。屬鋒也。須待也。言摩銳其鋒以待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舜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祈招〕詩篇名。招音翻。〔愔愔〕安和貌。〔蔡洵〕洵。蔡人仕楚者。〔鬪韋〕令尹子文。玄孫。

〔中饋〕邑名。〔成然〕卽尊成然。〔蔡公〕共王子棄疾也。共王幼子。嬖王之弟。卽子平王。〔子干子皙〕子干名。比子皙名。黑肱。二人皆靈王弟。〔復所〕各復其所也。〔憊〕噉也。〔大都〕謂陳蔡不羹許葉之屬。〔潛夏〕夏。漢別名。順流爲沿。〔再奸王命〕謂斷。

王旌。執人於章華宮。〔棘闔〕棘里名。闔門也。〔殺君司馬〕司馬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放〕不成君。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數。〔五帥〕謂蕩侯潘子。司馬督。鬻尹。午。陵尹喜也。〔施舍〕施恩惠。舍遺賫。〔鏗櫟〕本鄭邑。楚曾取之。平王新立。故還以賂鄭。〔羣望〕星辰山川也。〔太室〕祖廟也。〔厭紐〕厭。壓也。壓其璧紐。言當璧也。〔五人〕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欒郤狐先〕謂欒枝。卻縠。狐突。先軫也。

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昭公二十六年。

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昭公二十六年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歲。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鄩。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

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敕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註〕〔夷王〕厲王父也。

〔愆〕惡疾也。

〔並走其望〕言諸侯徧走禱祀羣望之神也。

〔閒〕猶與也。

〔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

〔頤〕惠

王庶叔也。曾作亂。

〔叔帶〕靈王弟。亦曾作難。

〔頤王〕頤。口上鬚也。謂周靈王。

〔單旗劉狄〕單旗。單穆公也。劉狄。劉穀也。周二卿。

〔若〕順也。

吳楚柏舉之戰 定公四年

沈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概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概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澧。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概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概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澧。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鄆。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鄆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惟仁者能之。遠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必所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

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上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概王於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啟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堵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楚子入於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尹之在隨也。王西爲子與服。以保路。國於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註】舍置也。【大陸直輻冥既】三者皆漢東之險道。【城口】三陸道之總名。【小別】地名。【大別】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

【難】遇患難也。【瓦】令尹子常名。【清發】水名。【季芊界我】平王女也。界我季芊之字。【燧】燒火燧擊象尾。【班】辱卑。

班次也。〔失〕不知其賢也。〔雲中〕雲夢澤中也。所謂江南之夢是也。〔徐蘇〕閩絕後漸蘇也。〔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鳩〕安集也。〔要言〕盟約也。〔割子期之心〕當心前割取血以盟也。〔伍員〕卽子胥。員音云。〔申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號申包胥。〔復〕卽覆也。〔無衣〕詩秦風篇名。〔道〕猶法術也。言制吳之法術。〔闞與罷〕楚大夫。〔葉公〕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成日〕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尤〕貴之也。〔脾洩〕楚邑也。〔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不行。

晉鄭鐵之戰 哀公二年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允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園免。志父無罪，辟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緝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君素車，僕馬，無及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糜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聩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侯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猶有鄭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

民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讎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註〕宵迷，夜行迷途也。〔繞〕音問，始發喪之服也。〔子姚子般〕子姚，名罕達，子般，名駟弘。〔旆〕先驅車也。〔龜焦〕兆不成也。〔遂〕得爲官也。〔免〕去廚役也。〔志父〕趙簡子之別名。〔屬辟〕棺之重數。〔兆〕葬域也。〔郵無恤〕王良也。〔鐵〕丘名。〔畢萬〕晉獻公卿也。〔棄之〕束縛之也。〔疢〕瘧疾也。〔勝〕鄭聲公名。〔午〕晉定公名。〔斃〕陪也。〔纛旗〕旗名。〔知〕知氏也。

白公之難 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曰：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俊，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獻之，請以戰備亂許之。遂作殺。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

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傲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爲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也。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顓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註〕〔太子建〕楚平王太子。字子木。〔請行而期〕請行襲鄭之期。〔私〕私謀復讎。〔期死〕期必也。〔厲〕變也。〔等〕次第也。〔石乞〕勝之徒。〔二卿士〕子西子期。〔承之以劍〕按劍指其喉。〔豫章〕大木。〔管修〕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子闔〕平王子啓。〔高府楚〕別府。〔尹門〕爲門尹。〔昭夫人〕王母越女。〔幾〕冀也。〔艾〕安也。〔二子〕子西子期也。〔微〕匿也。〔長者〕謂白公也。〔王孫燕〕勝之弟。〔顓黃〕胡地。〔寧〕子西之子。〔寬〕子期之子。

公羊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註〕〔平國〕平治也。謂平治其國也。〔拔〕與變同。援引也。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註〕〔仇牧〕宋大夫。宋萬弑閔公。牧手劍而叱之。爲萬所害。〔荀息〕晉公族。食邑於荀。字叔獻。公卒。輔奚齊。里克殺奚齊。又輔立卓子。卓子亦見殺。息遂死焉。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

也。何。離。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離。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離。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註〕享同烹。〔怒〕遷怒也。〔無說〕說同悅。無說無懼也。〔方伯〕一方諸侯之長也。

公及齊人狩于邾 莊公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於。邾。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離。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離。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離。狩。也。於。離。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離。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註〕〔同同〕從其事之同者則同譏也。

公會齊侯盟于柯 莊公十三年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管。子。願。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

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註〕〔不日〕謂不書日之甲子也。〔曹子〕曹沫也。一作曹劌。〔擄〕去也。〔要盟〕力脅威迫而盟也。

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僎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註〕〔公子牙〕莊公之弟。季友之兄。爲魯叔孫氏之祖。〔季子〕季友也。莊公母弟。亦曰成季。爲魯季孫氏之祖。〔過〕止也。〔國獄〕就獄致其刑也。〔一生一及〕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慶父〕季友之兄。莊公之弟。爲魯孟孫氏之祖。〔弑械〕弑君之兵械也。

晉趙盾衛孫冕侵陳 宣公六年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冕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隸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

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舂自闥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舂芻爲出乎闥。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闥。則無人闥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闥。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屹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險。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蹀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螭。呼螭而屬之。螭亦蹀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踐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螭。不若臣之螭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註〕〔內朝〕禮公族朝於內朝。〔已〕諸大夫也。〔是樂〕以是爲笑樂也。〔何舂〕何。同。荷。負也。舂。草器。〔闥〕宮門之小者。〔蹯〕音煩。獸足也。〔擊〕謂旁擊頭項也。〔愬〕驚懼貌。〔稽首〕至頭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怍〕慚愧也。〔易〕猶省也。〔屹然〕壯勇貌。〔躡〕超。遽不暇以次也。〔周狗〕螭名也。犬之大者曰螭。〔踐〕以足逆驅曰踐。〔暴桑〕蒲蘇桑也。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尙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儻矣！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儻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儻矣！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儻然，吾今取之。」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註〕「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馬口，不欲令食粟，示有積蓄也。〔情〕真情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

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註〕〔送〕倉卒而起也。〔篋〕餘味子。一作謁之庶子。〔闔廬〕卽公子光也。謁之長子。〔延陵〕地名。今江蘇武進縣治。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郢。定公四年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古之道也。

〔註〕〔士之甚〕言賢甚也。〔著時〕此時也。〔不受誅〕罪不當誅也。〔推刃〕一往一來曰推刃。〔迺〕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也。

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

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幸也。季氏之幸。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送而食之。賤而鏡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

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卻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賤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註〕〔饒其板〕以爪刻於食器之蓋板也。〔是〕言是時也。〔出〕姊妹之子曰出。〔孟衢〕孟孫氏之衢也。〔驟馬〕捶馬銜使之走也。驟

蘇孔切。〔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琴如〕地名。〔趣駕〕使疾駕也。〔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懂〕憂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 哀公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諛也。此其爲諛，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鬪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註〕〔諛〕虛詐也。〔玉節〕古人示信之物，曰節，以玉爲之曰玉節。〔于諸〕置也。〔常〕陳乞子也。〔魚菽之祭〕春秋祭其祖祠也。

〔化〕來也。〔中雷〕中室也。〔鬪〕出頭貌。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

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註〕〔祝〕斷也。〔備矣〕言人道天道皆備也。

穀梁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註〕天倫。天合者也。如父子兄弟等是。

鄭伯克段于鄆 隱公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矢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註〕鄆。地名。在今河南鄆陵縣境。〔目君〕目稱也。目君謂稱鄭伯也。

武氏子來求賻 隱公三年

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

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註〕〔喪〕平王之喪也。〔無君〕桓王在喪未卽位故曰無君。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註〕〔夏陽〕地名。故城在陝西韓城縣南。〔屈產〕出名馬之地。今山西石樓縣東南有屈產泉。〔垂棘〕產美玉之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何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

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註〕〔貳〕副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醜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註〕〔福〕祭餘胙肉也。〔賁〕沸起也。〔寄〕託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卻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繇地千里。過宋、鄭、薛。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繇且齊出也。繇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註〕〔長轂五百乘〕長轂。兵車也。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七千五百人。〔繇〕猶彌漫也。〔覽〕猶遠也。

〔出〕姊妹之子曰出。〔正〕適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襄公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註〕〔傅母〕輔其德義之婦也。〔保母〕調養其身體之婦也。〔逮〕及也。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昭公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註〕〔粲然〕盛笑貌。

孟子精華

與梁惠王論仁義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註〕「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晉稱王，諡曰惠。「叟」長老之稱。「征」取也。「厭」於豕反，足也。

與梁惠王論王道章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註〕〔河內〕魏地。〔凶〕歲不熟也。〔河東〕魏地。〔境〕鼓聲。〔數罟〕密網也。罟音古。〔洿〕汙下之地也。〔頽白〕白髮之老人。

〔李〕平表反。餓死之人也。

牽牛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仰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註〕〔齊宣王〕姓田。名辟疆。僭稱王。〔以〕通已。〔胡斲〕齊臣。〔鑿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罍。〔殺鯨〕恐懼貌。音斛。速。

〔戚戚〕心動貌。〔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老〕以老者之禮事之也。〔幼〕以待幼者之心待之。卽撫愛也。〔

使變）近習變幸之人。

論樂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爲請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註〕〔由猶也。卽無異意。〔疾首蹙額〕疾首。頭痛也。蹙額。攢眉也。人有疾則蹙其額。

雪宮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聖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

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黜昭晉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註〕〔雪宮〕離宮名。〔晏子〕春秋時齊臣。卽晏平仲。〔轉附朝儻〕皆山名。〔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在今山東。〔昭昭〕古懸切。側目貌。〔方〕違逆也。〔興發〕發倉廩也。〔畜〕敎六反。止也。

當路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彼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註〕〔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曾西〕曾子之孫。〔王〕王天下也。〔作〕起也。〔織卷〕田器也。

不忍人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註〕〔怵惕〕驚動貌。〔內交〕內同。納言。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自賊〕賊害也。言自害也。

矢人章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註〕〔矢人〕造矢之人也。〔函人〕造甲之人也。〔人役〕爲人所役用也。

朝王章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會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會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

〔註〕〔東郭氏〕齊大夫也。〔孟子〕孟子之從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詞也。〔景丑氏〕齊大夫也。〔惡〕羊聲，驚歎聲。〔醜〕同也。

伐燕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

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註〕〔沈同〕齊人。

〔子噲〕燕王噲也。噲讓其國於子之子之受之。國以大亂。

〔子之〕燕相也。

〔天吏〕天子之吏也。

〔士師〕獄官也。

許行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廩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耜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澤，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堯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彌會子會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纒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從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註〕許行姓許名行農家者流。〔一廡〕一人所居之屋也。〔氓〕野人之稱。〔陳良〕楚之儒者。〔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因以爲堯之號也。〔易〕平治也。〔蕩蕩〕廣大辭。〔巍巍〕高大貌。〔暴〕言曝之乾也。〔皜皜〕潔白貌。〔魯頌〕詩閔宮篇也。〔荆舒〕荆、楚國也。舒國名近楚地。〔賈〕同價。

戴不勝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

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註〕〔戴不勝〕宋臣也。〔咻〕音休。羅譚也。〔莊獄〕齊街里名。〔薛居州〕亦宋臣。

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註〕〔公都子〕複姓。孟子弟子。〔逆行〕不遵故道而行也。〔菹〕有水草之地。〔地中〕謂地下之河槽也。〔奄〕夷國也。〔飛廉〕村之幸臣。生於西戎。〔閑習〕習也大也。〔兼〕絕也。

陳仲子章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履。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顛曰。惡用是鵝。雁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必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註〕〔匡章〕齊臣。〔陳仲子〕齊之高士。〔於陵〕地名。〔螾〕蟻。〔巨擘〕大指也。〔槁壤〕乾土也。〔辟纊〕紡織而練麻也。〔鵝〕鵝聲也。〔哇〕吐也。

離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註〕「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名匠。〔師曠〕魯之樂師。〔六律〕樂名，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也。〔工〕官也。〔度〕法也。〔辟〕同闢。〔泄泄〕怠緩悅從之貌。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愛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註〕「奚宜」卽何爲也。〔奚擇〕言何別也。

齊人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盜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

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註〕〔良人〕丈夫也。〔娶〕飽也。〔嚙〕音諫。覘也。〔之〕至也。〔施〕音遮。邪遮而行。不使良人知也。〔播〕家也。〔誦〕怨詈也。〔施〕喜悅自得之貌。

萬章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想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註〕〔怨慕〕謂惡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想〕無愁貌。〔帝〕堯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註〕〔歸詩〕詳語說。〔暴〕顯露也。〔南河〕在冀州之南。〔覲〕朝見也。

百里奚章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註〕〔百里奚〕虞之賢臣。後入於秦爲秦穆公賢相。〔好事者〕造言生事之人。〔垂棘之璧〕謂垂棘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謂屈地所生之良馬也。〔宮之奇〕亦虞之賢臣。〔干〕求也。

不見諸侯章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

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人之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出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旆。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註〕〔傳〕通也。〔虞人〕主田獵之官。〔旌〕折羽而注於旂干之首者。〔皮冠〕田獵之冠也。〔旃〕音詹。旗用通帛者。〔旆〕旗畫交龍者。

性猶杞柳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柤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柤棿。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柤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柤棿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柤棿。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註〕〔柤棿〕風木所爲。若臆區之屬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

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註〕牛山。齊之東南山。〔梏〕牙之旁出者。〔濯濯〕光潔貌。〔且且〕猶言每日也。〔平旦〕天初明也。〔梏〕械也。

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箠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註〕箠。竹器。〔豆〕木器。〔噓爾〕喘呼之義。〔蹴爾〕踐踏也。〔不屑〕謂不顧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註〕〔傳說〕殷賢相。初版築於傅巖之野。武丁舉以為相。以得於傅巖。因命以傅為氏。〔膠鬲〕文王時賢相。初遭亂。鬲販魚鹽。文王舉之。

〔管夷吾〕即管仲。初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虞不。適去秦。牧牛。穆公舉為相。〔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拂音弼。輔弼之賢臣也。

狂狷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己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註〕〔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也。〔琴張〕名宰。字子張。孔子弟子。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曾皙〕名點。孔子弟子。季父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牧皮〕師事孔子。以狂稱。〔嚶嚶〕志大言大也。〔鄉原〕原與惡通。一鄉皆稱為惡人也。〔踴踴〕獨行不進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鄭聲〕淫樂也。〔反經〕反復也。經。常道也。言復乎常道也。

國語精華

祭公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或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註〕〔商牧〕商郊牧野也。在今河南淇縣南。〔甸服〕千里之內曰甸服。〔侯服〕邦畿之外五百里曰侯服。〔侯衛賓服〕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五圻者，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是也。〔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九州之界也。謂要服也。〔戎翟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荒裔之地，謂之荒服。

倉葛呼晉師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能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祗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註〕〔倉葛〕陽人也。左氏傳作蒼葛。〔遠志〕離叛也。〔泯〕滅也。〔宗祊〕宗社也。〔尋〕討伐也。〔裔民〕謂凶惡之列放在荒裔者也。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註〕〔召公〕召康公之孫。穆公虔也。〔衛巫〕衛國之巫。〔列士〕上士也。〔瞍賦〕無眸子曰瞍。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箴諫之語。〔箴〕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日永安。

襄王不許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不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遺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削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若由是姬姓也，尙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將自至。余何敢遂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以不敢請受地而還。

〔註〕〔隧〕王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不庭〕庭直也，不庭猶不直也。〔不虞〕虞備也不虞猶不備也。〔守府〕僅守先王之府庫，不能發號施令也。〔改玉改行〕玉佩玉所以帶行步，改玉改行言自爲天子也。

單子論齊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躒見其語犯，卻欒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欒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

必皆無譎。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十三年。晉侯弑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註〕〔犯〕無禮於上也。〔迂〕迂迴加誣於人也。〔伐〕自陳功績也。〔腊毒〕腊音昔。毒也。腊毒。其言爲毒速也。〔長翟之人〕謂叔孫僑如也。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帝顓頊能之。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鄩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

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郊禘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今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筮。

〔註〕〔爰居〕亦作鸕居。高八尺。宿於島中。常飛海面。〔冥〕契後六世孫爲夏水官。〔報〕祀之以報其德也。〔蕞〕舜後虞思也。爲夏諸侯。

〔杼〕禹五世孫。征三壽之國。外濬來朝。夏道大興。〔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三筮〕筮。簡書也。三筮。三卿各一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里革斷罟

宜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藏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猶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羅。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孽。澤不伐天。魚禁鯢。鱣獸長。麕鹿。鳥翼。鰕卵。蟲舍。蚘。蝻。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註〕〔罟罾〕音姑柳。魚罟曰罟。罾。卽笱也。用曲薄爲之。如籠。編繩爲底。魚入不能出也。〔稽〕音策。刺取也。〔鯢鱣〕鯢。魚子也。鱣。未成魚也。

〔鰕〕音而。〔鰕卵〕生。哺曰鰕。未乳曰卵。鰕音寇。〔蚘。蝻〕音遲。沿。蚘。蝻子也。可以爲醃。蝻。蝻陶也。可以食。〔藝〕極也。〔師存〕師。樂師。

存名也。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馭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馭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議。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吏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它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記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註〕〔大采朝日〕天子以春分朝日。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大采謂五采也。〔少采夕月〕夕月祭月也。天子常以秋分夕月。少采。三采也。

〔司載〕載。天文也。司天文。謂考行度以知妖祥也。〔疋〕音庇。治也。具也。〔玄紵〕冠之垂也。〔紵緹〕紵。冠繫也。結於額下。〔社〕春

分祭社也。〔事〕農桑之事也。〔獻功〕獻五穀布帛之功也。

秦立惠公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鈺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

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喪大亂之剋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隣。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也。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遺。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做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愛君之重。貶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童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

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不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纓纓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衍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狷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註〕〔纓〕首飾。長鍼也。鍼以導線入內。喻將爲之前導。〔隱悼播越〕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不祿〕君死曰不祿。〔竄謀〕竄微也。竄謀見微而圖謀也。〔纓纓〕纓。馬纓也。纓。馬腹帶也。〔玳〕佩上飾也。玳形似磬而小。〔猜〕亂也。

趙文子冠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與王賞諫。豆逸王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旣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兕。風聽臚言於市。辨祚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導前志以佐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

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註〕冠。古代男子十六歲行冠禮。冠後卽爲成人。〔莊主〕莊。趙莊子。趙朔之謚。大夫稱主。〔兜〕惑也。〔成宣〕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襄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張老〕晉大夫張孟也。〔三卻〕謂卻魴。卻擊。卻至也。

叔向賀韓宣子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宮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奢侈。貪慾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註〕欒武子。名書。晉上卿。〔越〕發聞也。桓子。名鞏。書之子。〔懷子〕名盈。桓子之子。武子之孫。〔離〕同罹。遭也。〔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

鄭桓公謀遷國

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

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爲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弊、補、舟、依、豳、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芟、颺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仲霜、季雪、叔熊、紉。季叔熊逃難於濮。而蠻、紉立是章。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鬻夷、蔡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鄆、鄆、路、偃、陽。曹姓。鄆、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樹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蠶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侯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若君。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

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居九畷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剗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剗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項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項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陘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取以奔褒。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繫。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繫在。積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穢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旣亂。而遭之。旣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會。賸者。其殺也。滋速。申。繪。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繪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帥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臣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

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年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虜冒於是乎始啓濮。

〔註〕〔晉〕音柔。商時國名。〔荊〕音浮龜。山名。在今河南開封道密縣。〔重黎〕古代官名。〔憂越〕音瓊。憂越。辛姓之別國也。〔戚〕

戚。醜疾之人。〔不幃〕不掩體也。卽裸體。〔魘〕毀齒也。女七歲而毀齒。〔笄〕女十六歲而笄。〔璧〕寵愛也。〔十邑〕謂虢郟耶。

弊。補舟。依繩。歷華也。今河南新鄭是也。

伍舉論章華之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騶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夫夫侍之。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鬻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賤。是聚民利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也。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寄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賈財用。

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攻。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榭臺。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賈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註〕〔服龍〕謂以賢受龍服也。〔氛〕妖氣也。〔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駟駟〕鄭公子駟。公子駟也。〔富都那豎〕富。富於容貌也。都。閉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尙德。〔善榭〕積土曰臺。無室曰榭。

越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能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賤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註〕〔決拾〕射者所用之具。決以鉤弦。拾以攬袖。〔賤姓〕賤。備也。姓。庶姓。〔槃匱〕盟器也。〔御〕近臣宦豎之屬也。

吳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坑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會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註〕蓋威威猶尚也。卽侈然自大意。〔炎〕進貌。〔虺〕蛇之小者大而成蛇。〔荒成〕荒空也。言空行成而無盟也。

王孫雒決策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乃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于黃池。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后庸率師泝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沂江以襲吳。入其郢。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遠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今吾道路修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膠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須之不能去。不忍若越聞愈章。吾民恐叛。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之何。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請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民以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彼豈能

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勵士以奮其朋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勵者。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既而管入其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註〕〔稔〕音審。歲熟也。〔訟〕古文滑字。〔沂〕逆溯而上也。〔不齒〕不依次序也。〔應〕音修。旁擊也。〔須〕等待也。〔絕慮無遷〕猶言道遠不能退轉也。〔重畜〕寶財也。〔挺〕寬也。

吳長晉盟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陳。皆白裳。白旂。素甲。白羽之繒。望之如茶。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繒。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繒。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釧以振旅。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飾壘。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令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將還。王稱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乃皆進曰。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彼危。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使未敢觀兵。身見君。褐復命曰。曩君之言。

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顯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東王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敵。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己害也。乃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

〔註〕〔肥胡〕幡也。〔丁寧〕形如小鐘。軍中用以節鼓。卽鉦也。〔鐔子〕行軍時鳴之。與鼓相應。〔譁釗〕譁呼也。〔剄〕自殺其剄也。〔貞〕正也。〔陽卜〕龜卜也。〔短垣〕喻禮防也。〔長弟〕猶先後也。

越王勾踐滅吳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唱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旣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旣兆。人事又見。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俊。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奔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旣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

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與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后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在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命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筓，側席而坐，不掃。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掃。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父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歿。

志行者蓋卽死士也。【甬句東】地名。今浙江定海縣東之翁洲卽其地也。

句踐復仇始末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蕤笠。時雨旣至。必求之。今君王旣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微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矣。將不可改於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必無及。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焉。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

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繫其居者。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人孺子之游民。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美俱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僂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威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南。又敗之爲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命。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敵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註〕〔三江〕吳江、錢塘江、浦陽江也。

〔句無〕地名。今浙江諸暨縣之句無亭是也。

〔姑蔑〕地名。在今浙江龍游縣北。

〔壹飯〕謂年長於

越王一飯之間。〔宸宇〕謂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人也。

國策精華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

蘇秦始以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嘗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鰲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

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莽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棧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

〔註〕連橫：秦連合六國以與秦和好也。〔約從〕六國互相約以與秦絕交也。〔羸膝履躄〕羸，纏繞也。膝，行膝也。如今之纏腿布，躄，履也。履，躄謂着麻布屣也。〔緝〕織機也。〔摩〕切近而過之也。〔掘門〕鑿垣爲門也。〔桑戶棧樞〕桑戶，以桑木爲戶，樞門，軋也。棧樞，棊條，假以爲戶樞也。〔搏銜〕銜，勒也。搏銜，謂控勒以制取馬之行止也。

司馬錯張儀論伐韓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

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對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註〕〔轅轅〕山名。在河南偃師縣東南。接鞏封登二縣界。〔緄氏〕地名。春秋周邑。宋廢。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屯留〕縣名。屬今山西省。〔繕〕完治也。〔謁〕白也。

張儀欺楚絕齊交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權。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惟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惟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間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

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乎。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士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註〕〔曲沃〕魏地。時屬秦。今河南陝縣。非晉都曲沃也。〔說〕音悅。敬也。〔無大〕猶言無過也。〔商於〕秦二邑名。商。今陝西商縣。於。今河南內鄉縣。於村。〔惋〕悔也。〔杜陵〕古杜伯國。在今陝西洵陽縣西。時屬楚。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鶩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棋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兵甲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於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乎。兵出之日，而王愛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錕、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無趙，燕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

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註〕狐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汔濟。濡其尾。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溼。比至困極則濡之。〔榆次〕縣名。智伯所敗地也。屬今山西省。〔干隧〕吳王夫差自剄處也。在蘇州西北四十里。〔字〕安定之也。〔涉〕到也。〔狐祥〕狐之妖者。漢書妖孽。日外至謂之祥。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楛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鬻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賁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愆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闕。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

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蠶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敵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涽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涽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註〕〔稭質〕稭音姑。所木積也。質。刀切也。

〔砥厄〕美玉名。與結絲懸裂和濮等。

〔恩〕音潤。擾亂也。

〔韓盧〕韓之後犬也。名盧。

〔蹇〕蹇也。謂跛也。〔羅露〕羅同疲困也。露。暴露也。〔涽齒〕戰國齊臣。弑閔王者。〔主父〕趙武靈王讓國於其子惠文王。自稱主父。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鋤、挂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衛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註〕「銚」音遙，芸田器也。「悖然」悖同勃，悖然盛氣貌。「掩」猶被也。「恭養」且敬且養也。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薄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註〕「薄」被水漂流也。「隆」增高之也。「輟」中止也。

蘇秦說齊宣王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

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也。涉渤海。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般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註〕〔錐矢〕小矢也。

〔六博〕古游戲之事。博著也。行六棋。故云六博。

〔蹋鞠〕習武之戲也。卽今之踢球。

〔亢父〕齊邑。故城在山東海寧

蘇秦論留楚太子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爲蘇子請封於君。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

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尙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闕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也。且以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讎也。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也。

〔註〕〔下東國〕楚東邑。〔權〕輕重也。〔副〕音端。裁制也。

馮煖客孟嘗君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於憂。而性慳。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長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皆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謂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

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書。封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孟嘗君爲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註〕〔草具〕粗食也。〔貴〕同價。〔樽〕同樽。〔市〕買也。〔矯〕僞造也。〔服劍〕百佩之劍也。〔纖介〕介與芥通。微細之意。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五百里於

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註〕「隘」阻止也。〔悉五尺至六十〕五尺言幼。六十言老。悉五尺至六十。猶言老幼合計也。〔下塵〕猶下風也。〔縮甲〕退兵也。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蹇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有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鸝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鰭鯉。仰嚼菱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

將修其營。盧治其繒。繒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黜。繒引微繒。折清風而抔矣。故靈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已乎隄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註〕〔營盧〕營同繒。石可爲矢鏃者。盧同。茲黑弓也。〔黜繒〕黜音監。繒銳利石鏃也。〔抔〕司隕墜下也。〔茹溪〕巫山旁溪也。〔雲夢〕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本二澤。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方。八九百里。後悉爲邑。居聚落。因併稱之曰雲夢。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霜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軛道。則

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乘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滿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則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河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

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註〕陰陽謂事止兩端。指縱橫言也。〔垂拱〕猶袖手也。卽無爲之意。

〔軛道〕在今陝西咸寧縣東。〔三夫〕三百畝也。古者一夫授田百畝。〔軒轅〕擔字之末曰軒。門外曰轅。一說軒轅星名。象後宮。〔洹水〕源出山西黎城縣。經安陽至內黃。入於衛。〔午道〕一縱一

橫爲午。謂交道也。

左師公說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詈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飲得無衰乎。曰。特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以所使之。於是

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註〕〔觸鬻〕鬻音摺。趙之老臣也。一作觸龍。〔黑衣〕皂衣也。衛士之服。〔壇溝壑〕言死也。〔山陵崩〕猶言太后死也。以山陵比太后。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韓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舉利。就易舉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十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堽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

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闢。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闢之。無周韓以問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小時已。通韓之上黨。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賊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韓。魏必不敢反韓。是魏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註〕〔關東〕地名。趙奢敗秦兵於此。在今山西和順縣之西。〔安陵氏〕魏之附庸。卽古鄴陵也。〔雁行〕謂同姓兄弟之國。相次如雁之有行列也。〔頓刃〕猶言停止戰爭也。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註〕〔晉鄙〕魏將。秦伐趙。魏使晉鄙將十萬兵救趙。魏懼秦。旋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持兩端。公子無忌用侯生策。矯符奪晉鄙軍。遂使力士朱亥。袖鐵椎。殺之。〔趙王〕孝成王丹也。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攻兵及我。社王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及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註〕「復」致也。「致」送也。「避舍」猶避宅。謂不居其位也。

蘇秦說燕文侯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車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攻之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度漣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

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註〕〔林胡〕國名。在朔嵐以北。〔樓煩〕國名。今山西舊省地。〔薄沱〕河名。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秦鼓山。入河北境。東北流爲子牙河。至天津會北運河入海。〔易水〕有三。中易、南易、北易是也。其源皆出今河北易縣。〔碣石〕即今河北省昌黎縣北之碣石山。〔雁門〕名。即句注山。在山西代縣西北。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梁無濟陽。決宿胥之口。梁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政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甌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甌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

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註〕〔約〕猶止也。〔卷〕斷絕也。〔封〕封鎖也。〔犀首〕公孫衍也。本魏將。〔屬行〕從於軍中也。〔適〕同謫。因以爲罪也。〔刺蜚〕喻殺敵之易如刺蜚也。〔趙莊〕人名。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殺趙莊。河西。

史記精華

秦始皇本紀 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背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註〕〔質子〕爲抵押之子也。〔青陽〕地名。今之長沙縣是也。

〔眇眇〕細微貌。〔六王〕齊、楚、燕、趙、韓、魏之君也。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捕。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方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

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其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梁，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旣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隰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

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士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卽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儵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

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却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

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而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使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饜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或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鯀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

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髮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

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彘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

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郡。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鄒。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羽。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能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使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顧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

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屠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

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而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

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劉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

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涇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讜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註〕〔通〕殷通也。〔陶〕音荷。日搖動也。〔蒼頭〕兵卒之號。後世用以稱賤者。〔南公〕南方老人也。善識興廢之數。有南公十三篇。蓋陰陽家流也。〔司馬門〕天子門有兵欄。曰司馬門。〔孰〕同熟。〔馬服〕謂戰國時名將趙奢之子括也。〔沐猴而冠〕沐猴。獼猴也。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也。〔審食其〕審姓。食其名。食音異其音基。〔面之〕不正視也。〔背關懷楚〕謂背約不王漢

高於關中。並思東歸。而都彭城也。

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伐征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讜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

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燔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頗有可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註〕〔陳寶〕神名。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寶〕同擯。擯也。〔耳食〕謂得諸傳聞而遂信之也。

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戾虐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註〕〔三嬗〕嬗。古禪字。三嬗。謂陳涉。項羽。漢高祖也。〔維〕度也。謂計度也。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

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誅共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文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養以不過數十里。上足奉以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笑臣邊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註〕〔三河〕漢以河南河內河東三郡爲三河。卽舊河南河南府懷慶府山西蒲州府地。〔內史〕今陝西長安縣。〔快〕音誓。習也。言習於邪臣之謀計也。〔齊分爲七〕城陽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並齊爲七。〔趙分爲六〕河間廣川中山常山清河並趙爲六。〔梁分爲五〕濟陽濟川濟東山陽並梁爲五。〔淮南分三〕廬江衡山並淮南是也。〔犬牙〕謂交錯相銜如犬牙之參差也。

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

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索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侯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殞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記豈可混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註〕〔帶〕衣帶也。〔厲〕砥石也。〔十二三〕言十分纔得二三分在耳。〔侯五〕謂平陽侯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毅陵侯馮偃也。〔罔〕謂法網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註〕〔荆荼是徵〕荼音舒徵音澄通作懲謂蠻夷當懲罰也。〔百里〕百里奚也秦穆公用之七年而霸西戎。

越世家 范蠡始末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

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侯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獨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

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之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註〕會稽地名。在今浙江紹興縣。〔鷓夷子皮〕鷓夷。革囊也。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鷓夷。范蠡自以有罪。故以爲號也。〔陶〕卽定陶。今屬山東濟寧縣。〔不宿〕謂不過一夜也。言死也。〔三錢〕謂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也。黃幣爲上。銅錢爲下。〔若〕汝也。

趙世家

程嬰立孤始末
武靈王始末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韓厥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子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

何公孫杵白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白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杵白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終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白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白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而鳥蜀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

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郡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煢煢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臄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祖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視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

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歐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絺紉。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露。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民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祜。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虞戲神農。教而不慮。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也。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令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趙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涇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招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爲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

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儼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註〕〔號〕哭也。〔文葆〕小兒被曰葆。文葆繡花被也。〔遺俗〕古代遺留之風俗也。〔驚民〕隱逸傲慢之民也。〔錯臂〕猶文身也。謂以

丹青錯畫其臂。〔甌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屬於南越。故曰甌越。〔黑齒〕刻其肌肉。以青丹涅之也。〔雕題〕以草染齒。用白作黑

也。〔秣緇〕秣。通鉢。茶鍼也。秣。緇。謂女紅鍼。縷。羸。拙也。〔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也。〔爵斂〕爵。通雀。斂。爵子也。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註〕〔祇回〕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也。〔折中〕正也。謂損太過以補不及。使得中道也。

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娣。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違。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註〕〔受命〕言受天命而開國也。〔繼體〕謂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守先帝之法度也。〔塗山〕禹娶塗山之女。媯生啓。〔末喜〕桀娶有施國之女末喜。〔有娣〕有娣國之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妲己〕紂娶有蘇國之女妲己。己姓。妲字。〔姜原〕帝嚳之妃。有郤氏之女也。履大人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摯國之女也。〔褒姒〕幽王娶有褒國之女褒姒。〔成子姓〕生子嗣也。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

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註〕〔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中。堯以天下讓之。乃退而遜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於潁水濱。〔下隨〕湯以天下讓之。不受。自投桐水死。〔務光〕湯克桀。以天下讓之。光負石自沈。蓼水。〔伯夷、叔齊〕夷、齊。諡也。伯仲。其少長之字。伯夷名

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其父名初。字子朝。〔兵之〕謂以兵殺之也。〔首陽山〕在山西永濟縣南。即雷首山。亦曰首山。〔厭〕餓也。謂厭飽也。〔天〕早死也。〔盜跖〕柳下惠弟。天下大盜也。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齊。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繲紲中。晏子出。

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攫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註〕〔三蹄〕地名。〔反坫〕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畢。則反爵於其上。此諸侯之禮也。〔攝〕持也。〔信〕讀曰申。

孟荀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

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襪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

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駟。與者。齊諸駟子。亦頗采駟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術之術。迂大而閔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註〕〔駟術〕漢書藝文志有駟子四十九篇。〔裊然〕猶矍然。矍然也。〔顛化〕謂內心留顛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

〔轍席〕轍拂也。〔稷下〕齊有稷下館。學士期會之所也。〔康莊〕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言大道也。〔談天衍〕駟術之所言。五德

終始。天地廣大。盡爲天事。故曰談天。〔雕龍奭〕駟術修術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炙轂過髡〕過作螺。車之盛。養器。用以潤

轂者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言淳于髡多智。雖盡如炙輶也。〔堅白〕公孫龍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

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

信陵君列傳

趙公子無忘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教任公子以國政。趙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令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

勝所以自附爲婚媾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嘖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

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郤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苦無所容者。魏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買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無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

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趙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子公。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此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註〕舉烽。烽火也。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用高木槽。槽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俾倪〕或作睥睨。不正視也。〔資〕蓄也。〔嘩嘩〕大笑爲嘩。大呼爲嘩。〔驪〕音闌。用以盛矢。

廉頗藺相如列傳

頗廉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

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矯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魏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買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無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

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趙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子公。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此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註〕舉烽。烽火也。古人戍守。作高土臺。臺上用高木槽。槽上作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倪〕或作睥睨。不正視也。〔資〕蓄也。〔噉〕大笑爲噉。大呼爲噉。〔驪〕音闌。用以盛矢。

廉頗藺相如列傳

頗廉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

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秦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往。以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致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秦立奉璧來。今以趙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

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旣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尙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

因說曰。君於趙爲謂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馬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問。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上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

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旣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鄱。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狎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獲虜。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褁。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趙破秦。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註〕〔九賓〕卽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大夫士也。一說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也。〔噉〕驚且怒之辭也。〔右〕上也。古代以右爲上。以左爲下。〔肉租負荊〕肉租者。謂租衣而露肉也。荊楚也。可爲鞭。負以請罪也。〔晉〕通。卽待也。〔市道交〕言交友之道。如市賈也。有貨則趨。無貨則散。〔矢〕一作屎。〔莫府〕莫通幕。古者出征。將帥以幕爲府署。故曰幕府。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

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騎趙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燕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將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敗軍大駭。夷走齊人。遂夷殺自其將騎。劫軍擾亂。奔。燕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走而歸。田單兵日益多。齊勝。走日燕亡。乘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註〕〔韉〕音衛。車軸頭也。〔版插〕鑿也。爲起土之具。〔銜枚〕枚狀如箸。橫銜口中。組繫著於枝之兩頭。結之項後。所以止語也。〔適〕同。

敵。〔開戶〕不爲戒備也。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

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人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註〕左徒官名。猶後世左右拾遺之類。〔上官大夫〕斬尚也。

〔伐〕自誇其功也。

〔離騷〕書名。離遭也。騷憂也。

〔商於〕秦二邑名。

〔丹浙〕二水名。

〔三閭大夫〕職掌王族三姓者。曰昭。曰屈。曰景。

〔温嬖〕猶憚也。

〔汨羅〕二水名。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

刺客列傳 聶政荆軻

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觴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蟲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竈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驢。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匪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

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縣購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軫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

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適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絕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鷃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襪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

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土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軻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敢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語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搃衄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旣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軻。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秦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杜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捋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兩粟，馬生角也大。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註】「睚眦」眦音苦。睚眦，張目忤視也。【皮面決眼】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於色】悲傷鬱結也。【澠忍】優柔含忍也。【重】畏難也。【攝之】怒視之也。【筑】古樂器，形如琴，十三弦，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今已失傳。【矐】同矐，連和也。【命卒】卒，終也。言命盡也。【督亢】地名，燕膏腴地。今河北涿縣東南有督亢陂。【徐夫人】徐姓夫人名，乃男子，非婦人也。善鑄七音者。【祖】祖道也。古人行遠，必先祭祀，是謂之祖。【變徵】七音之一，其聲甚高亢，徵音止。【庸保】庸，作於酒家，曰庸保。

【宋子】縣名，今屬鉅鹿。【矐】音霍，以馬矢矐目，令失明也。

李斯列傳 諱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而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騏。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箏。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註〕由余春秋秦臣本晉人亡入戎或王聞秦穆公賢使由余於秦以觀之穆公與之語以爲賢因留不遣〔隨和〕謂隨珠下和璧也
〔太阿〕寶劍名〔織離〕駿馬名〔下陳〕猶後列也〔桑間〕衛歌〔韶〕虞帝之樂〔象〕周武王之樂〔黔首〕百姓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史。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卽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

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疆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疑爲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葺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虜而虜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虜而智於秦也。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派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襦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之。大夫醢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既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賈已。乃烹之。

而走高密。使使至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澠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至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

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敗。敗滎陽。傷城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語。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夜。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通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氾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

己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儻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堂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目。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

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註〕〔連敖〕官名。典客也。或曰典會厭之官。〔暗噫叱咤〕暗噫。懷怒氣也。叱咤。發怒聲也。〔嘔嘔〕音十。和好貌。〔夏說〕代相也。〔閩

與〕聚名。在潯州銅提縣西北二十里。〔喋血〕殺入血流滂沱貌。〔樵蘇〕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單山〕單音載。依山自覆蔽也。

〔禰音瑜美也〕〔張懸陳澤〕張耳之二將。死於鉅鹿。〔項嬰〕項羽族人。〔儋石〕齊人呼小器爲儋石。石斗也。一器所容。不過一

二石耳。〔鞅鞅〕不悅也。〔長樂鐘室〕長樂宮懸鐘之室也。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致狄狄城守。田儋佯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擊歸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離離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

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能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烹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

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常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願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

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遊。窮困。貨備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臯彭越頭於洛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捉趣湯。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註〕〔任俠〕交友信曰。任同是非曰俠。〔廣柳車〕運轉車也。以柳覆其上。故名。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

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驢。竇嬰引卮酒進止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變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待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令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

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中郎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寶。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寶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寶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寶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寶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十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

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婦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郟。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

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鄧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酹。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吏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擊。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甚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灌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事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

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待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卽患病。瘵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意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註〕〔粟太子〕粟姬之子。後被廢。〔整〕怒也。毒蟲怒必整人。故稱怒曰整。〔槃孟書〕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推轂〕提拔也。〔曲旃〕旌旗之屬。柄上曲故名。所以招士也。〔引繩批根〕引合也。批排也。後用爲吹毛求疵義。〔膝席〕以膝跪席上也。

〔咕囁〕附耳小語聲。〔辟倪〕與睥睨通。邪視也。〔籍〕欺侮也。〔譴〕對也。〔襜褕〕音詹。踰短衣也。

李廣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弟從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常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鄉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

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李景崩。武帝立。左右以廣爲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李景時。以數直諫爲大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爲衛騎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騎殺追射。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狻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盡地爲軍陳。射闕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響。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當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聽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

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史使長吏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有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軍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

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註〕〔刁斗〕以銅作鑊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大黃〕弩名。色黃而體大也。〔右將軍〕卽趙食其也。〔數奇〕運數乖舛也。奇音羈。不偶也。〔曲折〕運迴曲折。

司馬相如列傳

諫獵書
諭巴蜀檄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獻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財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騁乎邱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蕪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燧舉。燧燔。皆搃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敝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註〕〔烏獲〕秦武王時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慶忌〕吳王僚之子。〔貫育〕孟賁。夏育也。皆勇敢之士。〔銜檄〕銜馬勒銜也。檄。馬口長銜也。〔康居〕國名。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地。〔燧舉燧燔〕燧。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燧主。燧主夜。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吾糶。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

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躄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煩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輜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進之間。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詣白梁韓無辟陽翟

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軀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概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使。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警。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軋。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椽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驢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

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旣乎。於戲惜哉。

〔註〕〔季次〕孔子弟子。子公皙哀之字也。〔原憲〕孔子弟子。字子思。又作原思。〔跖〕盜跖。與莊蹻也。〔諸白〕言代郡白氏。豪俠者多。非一人也。〔韓無辟〕韓姓。無辟名也。〔急〕漢書作重。〔錢更〕錢更之卒也。言出錢僱之使更代也。〔不中瞥〕不中。不滿也。瞥。三百

萬也。言不滿三百萬。不當徙也。

前漢書精華

漢文帝本紀 賜南粵王趙佗書 遺匈奴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藥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讎。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障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受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註〕〔南粵王〕姓趙名佗，真定人。秦時爲龍川令。二世時，任囂召佗行尉事。佗因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十一年，遣陸賈立爲南粵王。

〔室〕妾也。猶言偏房也。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子。〔他姓子〕指少帝初，高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惠帝死，呂后立以爲帝。〔隆

慮侯〕周藩也。卽高后所遣擊佗者。

〔博陽侯〕周聚也。

〔犬牙相入〕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賈〕陸賈也。〔當戶且渠渠

難〕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雖渠難其姓名也。〔跂行〕有足而行者。〔喙息〕以口出氣者。〔蠕動〕蠕音蠕，蠕動貌。〔逃虜民〕

謂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背單于逃漢者。

武帝本紀 義不舉孝廉者罪詔 報李廣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饗道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註〕「旅耆老」言加惠於耆老若賓旅也。〔復〕免其徭役也。〔司馬法〕兵書名。戰國齊司馬穰苴著。〔彌節〕彌，少安也。言駐節也。〔盛秋〕謂盛秋馬肥恐慮爲寇令折衝禦難也。

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隄。隄河落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赦。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弊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據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叱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盜。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爲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

用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未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侯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威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韜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註〕「皖」音厄。隔狹也。隔。躡蹠也。謂數見侵暴而不安也。〔逃責〕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王逃于此。秦後人因以名之。責。同債。〔竊鉄〕鉄王者。施刑之具。竊鉄。言天子失其政柄也。〔周過其歷〕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周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故謂過其歷。〔睽孤〕易睽卦九四爻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孤。乖異之意。〔左官〕降秩也。〔附益〕封諸侯。過限曰附益。〔國統三絕〕謂成帝哀帝平帝皆早崩。無嗣。〔五威之吏〕莽遣五威將帥。班符命四十二於天下。五威云者。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也。〔厥角〕厥。頓也。角。額角也。即磕頭也。〔韜〕音拂。縶之組也。

地理志 各地風俗物產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三廣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千五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二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

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虛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於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宏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騶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邕。襄公將。與救周有功。賜受邽。鄠之地。列爲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境。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仞。佰。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兩國。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太王徙邽。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郿。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國也。是故五方雜。唐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庶衆放。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子與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轡四鐵。小戎之篇。皆言車。

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爲亂。小人
有勇而亡誼。則爲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
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
水山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
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
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粵。僮西近犂牛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
愁苦。而輕易淫洗。柔弱褊陋。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奸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
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
如爲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氏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
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隴吳札觀樂。爲之歌。秦曰。
此之謂夏聲。夫能見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鶩臙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
陽。鄆許。偏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
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侯孟曰。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於維邕。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
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
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爲狄所滅。齊桓
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

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之唐叔。在母未生。武王蒙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興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虜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士。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淵淵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趙魏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營落邑。以爲在于上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自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維。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維維。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惠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

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信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維左涕。食溱洧焉。土陬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政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乘管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諶。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冬亡夏值。其鷲羽。又曰。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旣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爲失。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昂畢之分。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鄆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

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橫。伎好氣爲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壑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六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般道衰箕之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難。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寔多。至六十於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壑也。東有岱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台、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庫囷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鳥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遇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強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壑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闕王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壑。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

陋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

宋地。房心之分壘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闕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鼈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顛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玉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封楚邱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邱。今之濮陽是也。本顛墳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皐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爲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化之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壘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寢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

貧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蔬贏蛤食物常足。故皆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江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壘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旣衰。周太王亶父興邠。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效言。身中清。廢中權。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子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越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越旣并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灑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賣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遊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溼。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台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

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雋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粵王。是時秦南海主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弃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註〕〔內史〕省名。秦并天下。改立郡縣。但京畿所統。特號內史。〔分壘〕壘。同野。分野者。古代封國。必上應列宿之位。如秦地爲東井與鬼。魏

地爲觜觴參。蓋以某地謂當上天之某星宿也。〔轅田〕轅。同爰。易也。謂三年易田而種。以均美惡也。〔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

郡。西河也。〔殷墟〕卽朝歌也。故城在今河南淇縣。〔畢萬〕畢公高之後。魏黜祖父也。〔趙夙〕趙衰之兄也。〔韓武子〕韓厥之曾

祖。本與周同姓。食采於韓。更爲韓氏。〔會〕作檜。國名。姪姓之國。〔召父〕謂召姓臣也。〔德伎〕音冀。置。強直而很也。〔烏丸夫餘〕

二國名。烏丸。本東胡。爲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丹山。因以爲號。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夫讀扶。

楚元王傳 劉向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尙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致。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尙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

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章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嘲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豐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牽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矚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和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蠶雝。蠶雝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致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勅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狹人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霑。失序相乘。水旱蠛。蜂。螻。蟻。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帥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久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間。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絲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訾訾。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禍。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說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竝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

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也。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真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有愛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於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尙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尙書。尙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尙。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

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旣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子里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陰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遂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報。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之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

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河下。鋼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塞修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賭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白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

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疑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屢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嗣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筮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

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已則校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表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變。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敷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迄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壘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詔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雖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殫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伴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後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剛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註〕〔枕中鴻寶苑秘書〕鴻寶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言藏在枕中不洩漏也。〔尙方〕官名。主作金銀之所。〔踰冬滅死〕過冬至春。行令滅

死罪也。如後世之監候。〔石渠〕閨名。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賈〕緩恕其罪也。〔交戟〕謂宿衛者。〔四放〕謂流共工於幽州。

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兩觀之誅〕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兩觀。闕也。〔擿〕比喻也。〔斫陳

漆〕斫。斬也。陳。施也。謂斬而施其間。又從而漆之也。〔游館〕謂累石壙中。作離宮別館也。〔周章〕陳勝之將。一擣。音舉。規度也。

〔趙衛〕趙皇后昭儀及衛婕妤也。〔閹樂望夷之禍〕望夷。秦宮名。謂二世齎於望夷宮。閹樂以兵殺之也。〔冠石〕冠山下有石自立。

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四孟〕四時之孟月也。〔猥殫〕同愆。歎誠之意。

鼂錯傳 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

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效。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除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能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刀。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裁擇。又食貨志載錯貴粟疏云。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燔。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度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費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改。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

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得爵。農民有錢。粟有所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註〕「不復」魂返曰復。不復言身既沒而魂不返乎故鄉也。〔恩衍〕連延也。〔屬〕續也。〔金鼓〕金。金鉦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指揮兵士者。〔革箭〕以皮爲之。狀如鐃。箭音伺。〔木薦〕以木板爲之。狀如楮。〔義渠〕西戎之一種。在今甘肅慶陽縣地。〔地著〕卽土著。久居其地不移徙也。〔奇贏〕奇異之物也。〔濼〕音薛。散也。〔五大夫〕第九等爵也。

李陵蘇武傳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

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各五千人。騎並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敕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德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低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因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軍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攻之不能下。日夜吾引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

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偶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振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曷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召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士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

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婦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費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嘆喜。協律尉都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于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小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竝爲郎。稍遷至移中廩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緘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緘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

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官？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辯。辭謂惠、武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醫鑿地爲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軍士莫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擬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織。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武與子卿素厚。故使單來說足下。虛心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壅。械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推墮

駢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降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武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於前。武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訣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常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八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

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延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註〕「遮虜郭」塞上險要之處。曰郭。遮虜郭名。〔鼓不起〕擊鼓進上而士氣不起也。〔當戶〕匈奴官名。〔乘隅下壘石〕言放石以投入

因山隅曲而下也。〔一半〕半讀判。大片也。持之以備沒。〔煤羹〕酒羹也。謂進饗周內也。〔椎結〕結讀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左伊秩〕胡官之號。〔燧火〕謂聚火無焱也。〔抵乳〕抵。牡羊也。抵不當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繳繫弓弩〕繳。首灼。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也。謂所以綱紡及生絲縷輔正弓弩也。〔服匿〕形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保宮〕獄名。〔區脫〕土室。胡

兒所作以候漢者區、讀區（曹柯之盟）謂欲規單于如曹劌規齊桓公柯盟之時。〔宦者警〕宦者所居之警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朱買臣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慕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訕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糴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自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廩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

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註〕〔艾〕讀刈。剪伐也。〔重車〕載衣食具之車也。〔直〕讀值。遇也。〔白〕報告也。

楊胡朱梅云傳 胡建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常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上。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註〕〔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署丞。而建未得直官兼守之。〔賈區〕坐賈曰賈。爲賣物之區。卽今之商業區也。〔堂上〕室無四壁曰堂。〔李法〕李法官之號也。李法卽軍法也。〔用法疑〕於法有疑也。〔何文吏也〕言何用文吏議也。

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

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闔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程侯。上官桀。武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光爲人沈靜。祥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晰。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僖孺。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

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順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當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而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羽林道。上稱蹙。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殿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將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

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常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陸載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疇。臣吉。臣賜。臣勝。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珂。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

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紼。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秦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陷。駕法駕。反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鹿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宮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與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末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勞。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考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而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陶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親，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會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會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過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流涕，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繪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

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日奉車都。皇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目安社稷。天下蒸庶咸目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旣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瑩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堂。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加畫繡。網馮黃金塗。章絮薦輪。侍婢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闖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曰。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徵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夫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言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目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

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目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目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目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目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山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卽具目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幸目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

暴多。與人相觸。呂昆畫地。鵠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興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靈可。曰。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曰。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曰。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朋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發處。囑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曰。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培謀爲大逆。欲誣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誣。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曰。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曰。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皆離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曰。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曰。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曰。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匹。後曰。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

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禮。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祀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會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註〕〔鈞弋〕女官名。〔不諱〕謂死也。〔王莽〕漢昭帝時人。與新莽另一人。〔鄂邑蓋主〕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曰蓋主。〔部肆郎〕

都試也。肆習也。謂總閱試習武備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莫同幕。〔闕耳〕近耳也。謂耳目衆多也。〔信懸行懸〕漢初有三懸。天子

之懸。自佩信懸。行懸在符節臺。〔下〕謂葬也。〔牟首〕池名。〔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湛沔〕湛讀沈。沈沔。沈沔也。〔旁午〕一

縱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簿責〕以文簿具責之。〔雋舍〕雋姓舍名。下有臣處舍。故以姓別之。〔梓宮〕梓木授也。〔便房〕藏

中便坐也。〔黃腸〕以柏木黃心致案棺外曰黃腸。〔外戚〕婢妾也。用以殉葬者。〔乘輿〕謂皇帝也。〔輜輶車〕本安車也。可以臥

息。後因載喪飾以柳。製故遂爲喪車。〔昭靈〕節名。〔承恩〕亦節名。〔章祭薦輪〕御蓋以章緣輪。著之以祭。取其行安不動搖也。

〔監奴〕管家之奴也。〔乳醫〕產婆也。〔猶與〕即猶豫。不決之意。〔署〕題其奏後也。〔蒸菹〕供祭祀之具也。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爲郡文學。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

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常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遺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尙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註〕〔戶將〕主戶衛之官也。〔不下〕不下車也。

〔禪衣〕禪音單。卽單衣也。

〔特坐〕言自尊抗也。

〔傳舍〕客舍也。

〔彌梁〕言疆梁而

威力足以禁人者。〔匡拂〕拂音弼。匡正也。

〔遽氏〕遽伯玉也。

〔刑餘〕奄人也。

〔許史〕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

〔金

張〕謂金日磾張安世。

匡衡傳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聖心加焉。詩云。烝烝在坎。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之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不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推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

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註〕〔太上〕居尊上之位者。〔介〕耿耿也。言不繫於心也。〔饗禮〕以醴酒饗也。

薛宣朱博傳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爲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爲功曹。伉俠好友。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掾出爲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爲郡功曹。久之。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弟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綬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誅遣吏存問。致意迺敢起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迺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

敕功曹官屬多襲衣大褶。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禪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迺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問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貨。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尙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瘡。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已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債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譴。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

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正監曰。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目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卽位。目博名臣。召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目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目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目考功效。其後。上目問師安昌侯張禹。禹曰。爲然。時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爲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目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目備三公官焉。議者多爲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公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晨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目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目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目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能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目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目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爲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目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

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臣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與三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下不過三椽。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曰帶之。其糲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爲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晏亦太后從弟。譏諛欲順指。會博新侯用爲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曰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爲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愛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爲庶人。曰博代光爲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尙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曰故太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尙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曰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雉。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

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嶠望等四十四人。曰爲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曰爲春秋之義。姦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曰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曰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曰。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玄曰。少府爲御史大夫。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曰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高位。目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孔子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註〕捕搏敢行。謂追捕擊搏無所避也。〔閉步〕步行以去伺間隙也。〔舒緩養名〕以遲緩爲高大。只養名聲也。〔抵〕擊也。音紙。〔稽〕音紹。大袴也。〔不得〕捕之不得也。〔游徼〕鄉官名。實主捕盜賊。〔尙方禁〕尙方姓禁名。〔必死〕言盡死力也。〔耳剽〕剽。劫也。耳剽言行聽也。

貨殖傳序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皐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邱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在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山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繪弋不施於後墜。旣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在槩。澤不伐天。螻魚麋芻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裕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文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備異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於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諱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乃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傑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吟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註〕〔皇隸〕皇養馬者也隸屬著於人也〔抱關〕居門者〔擊柝〕守夜擊木以警衆者〔衍沃原隰〕衍謂地平衍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澤曰隰〔後隧〕徑道也〔花廳〕在古棧字斫木也斲髡斬之也〔市井〕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言市井

游俠傳陳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日廉儉自守

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曰。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明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常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著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常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杜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譟譟。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潤育。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較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

滿懷。不得左右。率於纒。一且重礙。爲囊所軋。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鷓夷。鷓夷滑稽。腹大如甕。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誦。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留遵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註〕〔進〕博時所賂之財物也。〔君寧〕達妻名。〔適〕讀謫。罰之也。〔善〕通嗜。〔懷之〕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馮〕同憑。倚坐也。

〔古〕隱度也。謂口隱其辭也。〔除〕授官也。〔藩車〕車之有屏蔽者。〔穀〕印之組也。〔纒〕井索也。〔重〕音專。懸也。〔甕〕音當。井以甕爲甕者也。〔軋〕音雷。擊也。〔提〕擲也。〔鷓夷〕章蕤也。以盛酒。〔滑稽〕滑音骨。稽音雞。聞轉縱捨無窮之狀。〔將〕本行也。

匈奴傳下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諫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常后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馬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陜。匈奴覺之而去。徙費財勞師。

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不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蘆州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殫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庶卷。後無餘當。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感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叢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

邊荷之禍。

〔註〕〔石盡〕即碩書言堅固如石之計策也。〔三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韓安國〕字孫孺。武帝時人。〔五將之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遠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長羅侯〕常惠以校尉

光祿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二萬九千人。封長羅侯。〔兩將軍〕祁連將軍田廣明。虎牙將軍田順。〔元康神爵〕俱

漢宣帝年號。〔五單于爭立〕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虐。烏禪暮及左地貴人共立稽鞬為伴韓那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鞬。握衍胸鞬

兵敗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於是呼揭王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為車黎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

烏籍單于。是時凡五單于。〔大宛〕西域國名。今俄屬浩罕塔什干等地。〔烏桓〕亦作烏丸。東胡支族。在遼東塞外。與匈奴左部相接

壤。〔姑紇〕西南夷種也。〔蕩姐〕姐音紫。羌屬也。〔朝鮮〕今朝鮮北境。及盛京東南境。武帝平朝鮮置四郡。〔兩越〕東越今福建

也。南越今兩廣及安南地。〔康居〕國名。今俄屬撒馬爾干北境。〔烏孫〕西域國名。今新疆也。〔白龍堆〕沙漠也。在西域中。

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璆瑀。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滿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祖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

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區別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德盛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註〕〔玉門〕古關名。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古爲通西域要道。〔文甲〕鑿引也。〔蒲梢〕駿馬名。與龍文、日魚、汗血並稱。〔甲乙之帳〕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輔依〕依讀曰辰。如小屏風而畫爲輔文也。自與黑謂之輔。〔巴俞〕巴州俞渝州也。巴俞之人善舞。故有巴俞之樂。〔都盧〕國名也。〔碣極〕樂名也。〔太宗〕漢文帝也。

王莽傳贊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仁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遠者邪。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翬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蠶聲。餘分閔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註〕〔鶩然〕衆口誼譁也。〔亢龍絕氣〕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非命〕非天所命也。〔紫色蠶聲〕紫。閉色。蠶。蠶也。蠶同。

蛙。〔餘分間位〕言王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爲間也。〔甄除〕言甄除逐錮以待聖人也。

後漢書精華

光武帝紀 昆陽之戰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淝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滎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備。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武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旣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

遇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謂地道衝。輜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常營而阻。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胆氣益壯。無不一常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壑。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藏。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諸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

〔註〕〔納言〕官名。掌出納王命。〔王邑〕王商子。於莽爲從父兄弟。〔巨無霸〕人名。長丈十圍。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

箸食。〔尋邑〕王尋。王邑也。〔五威將軍〕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軾初起。猶假以爲號。〔翟義〕字文仲。

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

殺。〔衝輜〕衝撞車也。輜樓車也。音彭。〔殺〕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謂首爲級。〔陽〕詐也。故意也。〔中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

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三輔〕時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今陝西關中地。

明帝紀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皆都侯。亦皆倍位。此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閭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憫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賢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註〕〔五帝〕謂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性幣及玉各依方色。〔八極〕八方極遠之地也。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呂且〕呂尚及周公也。

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要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闈房肅雍。險謁不行也。康王晚朝。闔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懲。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遭屯。爰逮戰國。風憲滄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宜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尙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

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筮。所以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闔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苻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克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賢明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註〕〔夫人〕天子之女官也。有三。〔九嬪〕天子之女官也。有九位。在夫人之下。〔世婦〕衆婦也。亦天子之女官。位在九嬪之下。〔女御〕

天子之女官也。位在世婦之下。〔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也。〔彤管〕赤管筆也。專紀女子之賢者。〔保阿〕猶女師也。〔宮后〕周宣王也。古謂王曰后。〔姜氏〕姜后。齊侯之女也。宣王常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王勤政遼事。〔帷薄不修〕大戴禮曰。大臣坐汚穢。男女無別者曰帷薄不修。卽妻女淫亂也。〔八月算人〕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淄蠹〕淄黑也。蠹食木蟲也。如淄之染汗蟲之侵蝕也。〔四帝〕謂安、質、桓、靈也。〔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閼太后、順烈、順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也。〔霧露〕謂疾病也。不可直言死。故假霧露以言之。

馮異傳 崤底之戰

建武二年。赤眉廷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處。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

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秦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異與子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其將降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處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餓，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敗其散卒。收集諸營，保數萬人。無賊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切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尙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牧之東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闔據汧路，蓋延據豎屋，任良據鄂，汝章據槐里，各種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旣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於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集師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使蜀，其餘悉平。

〔註〕其劍以寶玉裝飾其劍曰具劍。〔載〕小也。

岑彭傳 入蜀之役

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十四。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諸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節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

〔註〕枋箬。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蓋水中籬筏也。〔直進。船名。〕冒突。亦船名。〔露橈。亦船名。〕棹卒。持棹行船之兵卒。〔任貴。〕

趙廣英殺太守枚根自立爲印殺生

耿弇傳 平定張步

建武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爲險巖侯。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况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矣平侯。遣弇與吳漢擊當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湯橋。秦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恐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進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中。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

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籃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師重略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笑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勳，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註〕〔况〕弁父名。

〔岡阪〕山脊曰岡。破者曰阪。

〔壞臺〕臨淄水齊國所都，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

〔方〕比也。

〔大司徒〕代漢卽隆之。

父。〔十二郡〕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也。

竇融傳 光武帝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吏所奉書良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器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註〕〔公孫子陽〕卽公孫述。

〔隗將軍〕卽隗囂。

〔任器〕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故召公卽令行南海尉事。〔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國、日南也。

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葡萄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

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伏其狀。超乃閑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我。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軍。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質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甚疎。具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鎖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在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益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

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馮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陞。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陞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愛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於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於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以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唐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乘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尙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忽領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霜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奉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荐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卽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

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各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唐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遣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綏近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傲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

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代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犂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命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韃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光帝深愍邊氓嬰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

獨宿恥。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原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試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是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求無勞怨之慮。西域無倉卒之變。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韓母衛姬先請之。貧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感惜焉。使者弔祭贈。

贈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註〕〔涉獵〕謂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傅介子〕義渠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祭酒〕一坐所尊。則先祭酒。祭酒。尊敬之稱。猶曰巨擘也。〔鄯善〕本樓蘭國。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在今新疆哈密縣地。〔于寘〕國名。在葱嶺北。即今新疆之和闐城也。〔莎車〕國名。即今新疆莎車縣。〔南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龜兹〕音乖。黃馬黑喙者曰驪。〔龜兹〕音鳩。慈。國名。在今新疆庫車縣地。〔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名。當大月氏。大宛。及康居之孔道。在今新疆喀什噶爾及英吉莎爾二城地。〔焉耆〕國名。在今新疆大容勒都斯河之中央。〔姑墨〕國名。即今新疆拜城縣地。〔尉頭〕國名。居尉頭谷。即今新疆烏什縣地。〔康居〕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拘彌〕國名。亦曰扞彌。在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月氏〕音肉支。國名。有大小二國。大月氏強盛時。奄有印度恆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以及葱嶺東西之地。〔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魏絳〕春秋時晉大夫。晉悼公使其和諸戎。〔鉛刀〕以鉛爲刀。言其鈍也。〔溫宿〕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縣地。〔烏孫〕國名。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大小昆彌〕烏孫王昆莫死後。子孫分國。漢令立元貴。雖爲大昆彌。烏就居。以小昆彌。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符拔〕形似鱗而無角。〔麗度〕以衣涉水也。由帶以上曰厲。言深也。〔白山〕匈奴謂之天山。一名雪山。在新疆地境。〔車師〕國名。分前後二王。治地均在今新疆境。〔元元〕百姓也。〔狐死首丘〕禮記。狐死正首丘。仁也。〔代馬依風〕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古爲通西域要道。〔文王葬骨〕文王出游。見枯骨。使人葬之。諸侯聞而相謂曰。西伯澤及枯骨。况生者乎。〔子方〕即田子方也。見君之老馬棄之。乃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趙母。趙奢妻。括之母也。懼括之敗。先請於公。得不坐罪。〔衛姬〕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晏。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晏揚州刺史。晏率丹陽太守陳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民患。晏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晏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卽邱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烈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佃。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兇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途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飄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祭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

遠來。遠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勸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闕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付褊心，蠲讎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戾，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常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鑑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

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命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守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三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舛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情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旣危。曹袁方稭。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也。

〔註〕〔童子耶〕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耶。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耶。

〔巫史〕巫。女巫。史。祝史。

〔祭禮〕祭。音計。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

【陳琳】射陽人。字孔璋。嘗爲紹移檄曹操。數其罪狀。操愛其才而不咎。與王等以文學齊名。爲建安七子之一。【側席】虛位以待也。【克己】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季札】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

【張景明】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呂奉先】卽呂布。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還。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爲使人於帳中鼓箏。二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床。被謂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瑣】公孫瓚表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遣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勳卽子瑣。【南史】春秋時齊大史也。姓南氏。【築室反耕】左傳。遷楚子闔。宋築室反耕。言築室於宋。反兵耕田。示無還意也。【伯珪】公孫瓚字。

【張揚】字稚叔。雲中人。【飛燕】本姓褚。常山人。後領張牛角之衆。改姓張。軍中號爲飛燕。【筋角】獸類之筋與角也。【忿憤】易怒而不能含忍之謂也。【哭秦】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周舉黃瓊黃琬傳論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尙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任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神鬪變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

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宜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辭。舉措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既與。陳蕃楊秉。處稱賢宰。臯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陳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適。所以仰而未顛。決而未消。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註〕缺之不滿所望而怨也。〔裁〕抑制也。〔左雄〕涇陽人。字伯豪。〔黃瓊〕江夏安陸人。字世英。累遷尚書僕射。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奏劾貪汚。海內翕然望之。卒諡忠。〔胡廣〕華容人。字伯始。〔張衡〕西鄂人。字平子。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作兩京賦。十年乃成。又

作渾天儀。造候風地動儀。人皆服其妙。〔崔瑗〕安平人。字季玉。〔樊英〕魯陽人。字季齊。著京氏易。兼明五經。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

自四方。至州郡禮請。公卿薦舉。皆不就。順帝備禮徵之。不得已至京。〔拘儻〕猶褊狹也。〔李固〕南鄭人。字子堅。〔周舉〕汝陽人。字

宣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桓焉〕龍亢人。字叔元。〔楊厚〕新都人。字仲桓。〔馬融〕茂林人。字季長。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

常千數。虛植鄭玄。皆為其徒。著述頗多。〔吳祐〕長桓人。字季英。梁冀譏奏李固。馬融為其章草。祐謂融曰。卿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蘇

章〕平陵人。字孺文。出為冀州刺史。有故人任清和。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贓。太守為設酒餼。陳平生之好。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容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杜嵩〕洛陽人。字景伯。〔梁巴〕蜀郡

人。字叔元。性質直。博涉經典。〔龐參〕儀氏人。字仲達。〔虞詡〕武平人。字升卿。年十二。通尚書。出為朝歌長。有治聲。歷遷武都太守。設

增遺之策。進兵大破羌人。〔王襲〕高平人。字伯宗。〔張皓〕武陽人。字叔明。〔張綱〕字文紀。少明經學。為御史。順帝委縱宦官

綱。上書不省。漢安初。奉使循行風俗。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等。姦惡十五事。

京師震悚。〔杜喬〕林慮人。字叔榮。〔郎顛〕安丘人。字雅光。〔陳蕃〕平輿人。字仲舉。桓帝崩。竇太后臨朝。以蕃為太傅。與后父大將

軍竇武同心戮力。共參政事。徵用名賢。為入方峻。疾惡高潔之士。爭歸之後。與武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事。泄節等矯詔害之。〔楊秉〕

華陰人。字叔節。為豫荊徐兗四州刺史。所至以淳白稱。〔臯南〕臯甫規也。〔張段〕張奐及段熲也。並知名。〔王暢〕滎子。字叔茂。陳

蕃。葛暢。清方公正。〔李膺〕滎城人。字元禮。桓帝時為司隸校尉。獨持風裁。貞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坐黨事。免官。竊

竊

帝時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朱穆〕河陽人字叔幼以孝稱仕數十年家無餘資及卒貧不能殮蔡邕與門人謀爲文忠先生。〔劉陶〕潁陰人字子奇一名常通尙書春秋。〔郭有道〕名泰字林宗界休人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數千人。〔陳仲弓〕許人名實有志好學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實任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至嘆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年八十四卒。

陳蕃傳論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而驅馳峻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遠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遞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懷懷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攢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註〕〔刑人腐夫〕宦官也。〔竇武〕平陵人字游平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略不通與陳蕃謀誅宦官爲曹節等所害。〔懷懷〕有風采貌也。〔伊望〕謂伊尹與太公望也。

黨錮列傳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情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斯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旣衰狙詐萌起疆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聞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尙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尙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紱。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而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便交通宦官。帝亦頗諍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書霍詡。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逸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璋爲八廚。廚者言

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嘗侍候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禱、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粲、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宜褒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榮、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及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思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義。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竇武、王暢、劉表、度尙、郭林宗。別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註〕〔四豪〕謂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春申君黃歇。孟嘗君田文也。〔石渠分爭〕宣帝時集諸儒於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榮華丘壑〕謂龔勝、薛方、郭欽、蔣詡之類。並隱居不應召。〔保身懷方〕謂逢萌、嚴

光周黨尙長之屬。〔范滂〕征羌人。字孟博。少勵清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後爲宦官所殺。〔張儉〕濟寧人。字元節。常劾中常侍侯覽。覽誣以黨事。遁去。〔周福〕甘陵人。字仲進。桓帝徵時。受學於福。〔房植〕甘陵人。字伯武。官終司空。〔宗資〕安衆人。字叔都。〔成瑨〕弘農人。字幼平。少修仁義。以清名見。〔岑暉〕棘陽人。字公孝。有高才。與郭泰等相友善。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賈偉〕名彪。定陵人。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公族進階〕公族姓。進階名。北海人。危言深論。人服其高。〔魏齊卿〕扶風人。不畏豪強。爲公卿所懼。〔風角〕古占候之法。以五音占風。而定吉凶也。〔霍諝〕鄭人。字叔智。〔劉淑〕樂成人。字仲承。桓帝時對策爲天下第一。〔荀昱〕潁陰人。字伯條。正身疾惡。志除閹宦。與李膺俱死。〔杜密〕陽城人。字周甫。少有勳俗之志。靈帝時坐黨事死。〔劉祐〕安國人。字伯祖。〔魏朗〕上虞人。字少英。〔趙典〕成都人。字仲經。〔朱寓〕沛人。〔宗慈〕安衆人。字孝初。〔巴肅〕渤海人。字恭祖。〔夏馥〕圍人。字子治。〔尹勤〕鞏人。字伯元。〔蔡衍〕項人。字孟喜。〔羊陟〕梁父人。字嗣祖。〔劉衣〕高平人。字景升。魯恭王餘之後。姿貌溫偉。愛民養士。從容自保。〔陳翔〕邵陵人。字子麟。〔孔昱〕魯人。字元世。〔苑康〕重合人。字仲真。與郭泰親善。居官有能聲。〔檀敷〕瑕丘人。字文有。〔翟超〕字及郡。縣未詳。爲山陽太守時。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坐髡鉗輸作。〔度尙〕湖陸人。字博平。爲政嚴峻。明於抉摘。姦非吏人。謂之神明。〔張邈〕壽張人。字孟卓。振窮救急。傾家不恤。〔劉儒〕陽平人。字叔林。〔胡母班〕泰山人。字季友。〔曹節〕新野人。字漢豐。自小黃門遷中常侍。〔虞放〕東晉人。字子仲。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闈尹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

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闈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動。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嬖媵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寶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註〕〔勃貂〕卽寺人披也。左傳曰。呂卻畏偏將焚公宮。殺管文公。寺人披以難告。遂殺呂卻。〔管蘇〕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商君入秦。因孝公龍臣景監以求見。〔綰賢〕蘭相如爲趙宦者令。綰賢舍人。〔豎刁〕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寺人卽閹官刁。卽貂也。〔伊戾〕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蕭周〕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也。二人以爲宜罷中常侍官。應古

不近刑人。由是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網不得復進。〔孫程〕涿郡新城人。字稚輔。安帝時爲中黃門。北鄉侯。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封淳陽侯。〔曹騰〕穰人。字季興。永寧初。遷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桓帝之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定策有功。〔單〕盡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

儒林列傳論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漢。又從而繡其盤蛇。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譎譎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遠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稅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皆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歛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初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註〕〔儒衣〕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鞶〕音盤。稅。喻學者文煩碎也。〔稅僻〕稅。殺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張溫〕穰人。字伯慎。後爲董卓所害。〔皇甫嵩〕朝那人。字義真。少好詩書。習弓馬。威名震天下。折節禮士。豪傑爭附。時號名將。

獨行列傳序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

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旣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尙分流。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矣。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註〕〔爲否〕或爲或否也。爲善也。否惡也。

逸民列傳序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屈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經。有類沾名者。然而蟬蛻翬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苟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賈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註〕〔蒙恥之賓〕謂柳下惠也。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綱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敝兮。〔蹈海之節〕魯連謂辛桓衍曰。秦卽爲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側席〕虛左以待也。〔幽人〕隱逸之士。〔薛方〕齊人。字子容。爲郡椽。祭酒。嘗徵不至。〔逢萌〕北海人。字子慶。家

登爲亭長。王莽時掛冠浮海。光武時累徵不起。〔嚴光〕字子陵。光武友人。屢召不起。〔周黨〕太原廣武人。字伯况。東身修志。州里稱高。〔王霸〕廣武人。字儒。仲少立清節。隱居守志。〔肅宗〕漢明帝也。〔鄭均〕任城人。字仲虞。好義篤實。時號白衣尙書。〔高鳳〕葉人。字文通。晝夜讀書不息。遂成名儒。不應徵辟。隱身漁釣。

西羌傳論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尙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侯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梲革暫動則屬鞬以烏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穀馬場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徵繹而爲虜。發冢露髻。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宴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土之心。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質。至於假人增賦。借奉王侯。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梟尅。曾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鷹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其能穿窬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根。是。養。疾。痲。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強。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貉。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嘆。於。伊。川。也。

〔註〕〔永初〕東漢安帝年號。

〔陵園〕天子墓也。

〔鄧騭〕新野人。字昭伯。討叛羌。

〔先零〕零。讀如連。漢時之羌族。今甘肅導河縣以西至

青海之地皆其所據。

〔辛有〕周平王東遷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

南匈奴傳論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窳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旌星屬。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罷關徼之傲。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南而而朝。單于朔方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使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悍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問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藩稱能。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仇讐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島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

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寶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二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既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重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寶憲於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纓。永言前載。何恨情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磨矣。

〔註〕〔候〕候兵也。

〔寶憲〕平陵人。字伯度。和帝時擊匈奴。大破北單于於橐落山。出塞三千餘里。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

〔耿夔〕茂陵人。字定公。和帝時擊北單于。斬閼氏名王以下五千餘級。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濟出師所未嘗至。〔耿國之算〕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耿國之議。乃許之。〔袁安之議〕寶憲欲立

北單于。安議不許也。

二國志精華

魏書

武帝官渡之戰 求賢令 渭南之戰

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稀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身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塢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德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

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騷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使彼無所使矣。」乃歸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遂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古達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張魯據漢中，建安十六年春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

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貫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部舊故。拊手歡笑。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

〔註〕郭嘉字奉孝。曹操之謀士。〔荀攸〕亦曹操謀士。〔荀彧〕東漢潁陰人。字文若。曹操謀士。後與操不合。飲藥死。〔張魯〕魏張道陵孫。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後爲曹操所破。〔夏侯淵〕曹操之將。多智謀。所向有功。後與蜀戰於定軍山。被殺。

許褚傳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益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

吾樊噲也。卽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室。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渡。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沂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超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嘔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武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註〕〔淮汝〕淮水及汝河也。〔樊噲〕沛人。從漢高起。鬻鴻門之宴。賴噲得免。〔曹仁〕字子孝。曹操從弟。〔太和〕魏明帝年號。〔泰始〕

晉武帝年號。

典韋傳

典章陳留已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章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章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章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章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咄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掠戰。時西面又急。章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章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出。拜章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章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畫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噉。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章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章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章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章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章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章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又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章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章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章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首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往舞陰。聞章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說自臨哭之。遺歸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章。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註〕夏侯惇。魏沛國譙人。字元讓。操最重之。〔張繡〕屬人。驍騎將軍濟族子。

陳思王植傳 存問親戚疏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引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周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蕃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入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漫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姜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維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議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

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伫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註〕〔刑〕法也。言典型也。〔御〕音迓。推及也。〔管蔡〕周管叔鮮。蔡叔度也。皆武王之弟。〔咸〕同也。〔帝唐〕瓊也。〔欽明〕欽恭敬也。明通明也。以之稱堯。〔椒房〕帝內親曰椒房。〔鹿鳴〕詩小雅鹿鳴章。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常棣〕詩小雅常棣章。爲燕兄弟之詩。

〔伐木〕詩小雅伐木章。嚶其鳴矣。求其友生。〔蓼莪〕詩小雅蓼莪章。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葵藿〕皆植物。其端恆向日。〔友于〕兄弟也。〔柏舟〕詩鄘風柏舟章。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谷風〕詩邶風谷風章。爲淫於新昏。棄其舊室之詩。〔緝熙〕緝明熙廣也。詩於緝熙單厥心。

蜀書

先主羣臣尊先主爲漢中王表 卽位祭天文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徂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維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薄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遇絕王命。厭味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宣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

與卓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道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隴隴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維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翼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大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註〕〔四凶〕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也。

〔四國〕管蔡商奄也。

〔宋虛博陸〕漢劉章及灌光也。

〔閹樂〕秦趙高之壻。代高弒二世。

〔定安

〕王莽廢孺子爲定安公。〔太宗〕漢文帝也。〔寶融〕東漢平陸人。光武平蜀。寶入朝爲大司空。

先主甘后傳 諸葛亮上尊號奏

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曾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

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

〔註〕〔寒泉〕九原也。〔穀〕生也。

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四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

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因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蕘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喜。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

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其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勸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以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

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屬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致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拋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敎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左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

事亮毗佐微。負阻不質。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累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作。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爲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模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維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柏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口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祇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廷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道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

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註〕〔梁父吟〕樂府楚調曲名。〔徐庶〕字元直。東漢末名士。〔屏〕棄也。〔田橫〕秦人。韓信既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爲齊王。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中。高祖招之封王。因詣洛陽。曰。始與漢南面。今奈何北面而事之。遂自殺。〔郭攸之費禕〕俱爲侍中。〔董允〕爲黃門侍郎。

〔向寵〕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桓靈〕東漢之末。桓帝靈帝因用閹豎而亡。〔長史參軍〕俱官名。謂張裔蔣琬也。

〔瀘〕水名。建興元年。南部叛亂。三年春。亮率衆渡瀘。征之。其秋悉平。〔王子城父〕齊憲公時大夫。長翟來。城父攻殺之。〔甘棠〕詩篇名。召伯循行南國。布文王之化。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政愛其樹。因賦此詩。〔管絃〕卽阜陶管。與鼻通。〔董厥〕義陽人。字襲襲。

〔陳祇〕汝南人。字奉宗。弱冠知名。矜厲有威容。〔樊建〕義陽人。字長元。〔宗預〕安衆人。字德驥。

關羽傳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字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

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郊、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於臨沮。追諡羽曰忠義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尙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註〕〔黥彭〕謂黥布、彭越也。〔益德〕張飛字。

許靖傳 與曹操書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閩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衛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

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飢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惠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閒。且悲且喜。卽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蠶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辛顛仆。永爲亡虜。髮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迎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使爲禍福。行之得道。卽社稷用甯。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頤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離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甯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註〕縣心北風。縣。同懸。念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喻不忘本也。〔正禮〕劉繇字也。繇。東萊牟平人。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懼不敢之州。遂南渡江。〔景興〕王期字也。朗郡人。〔士威彥〕名變。廣信人。任交阯太守。〔張子雲〕名洋。南陽人。爲交州刺史。

秦宓傳 與王商書

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術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註〕洗其兩耳。魏聘許由爲九州長。由不赴。洗耳於河。〔莊周〕戰國蒙人。楚威王聞其賢。迎以爲相。辭不就。著莊子。〔顏氏〕顏淵也。孔子弟子。一簞食。一瓢飲。〔原憲〕孔子弟子。家貧。蓬戶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沮溺〕長沮桀溺。春秋時二隱士。

陳震傳 移吳關文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寇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陸焉。卽日張旆。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註〕東尊。指東吳主也。〔西朝〕謂蜀漢也。

楊戲傳 季漢輔臣贊序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於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願援吳越。則賢遇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臯漢

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於後聽。

吳書

孫權 與蜀剖分天下盟文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血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業懃。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黠。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於爾大神。其明鑒之。

〔註〕〔叡〕曹丕之子。即魏明帝也。〔共工〕古代水官名。顛頊之襄。共工欲竊九州。帝使高辛氏滅之。〔三苗〕國名。舜起兵伐之。竄之於三危。〔由中〕中同衷。言出於至誠也。〔梁謀〕梁音非輔也。謀音忱。誠信也。

太史慈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

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卽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膽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尙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韃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壻內執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值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旣得濟。益奇貴。

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郡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磬。磬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慈以弓射之。矢贊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磬。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子亭。官至越騎校尉。

〔註〕〔孔融〕孔子二十世孫。字文學。少俊才。爲曹操所忌。被殺。〔許子將〕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不可往也。繇從之。遂奔豫章。于將名劬。

黃蓋傳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擢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敎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

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諸葛恪傳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恪父瑾而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而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爲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權又大噉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尙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廩。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

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逃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讎。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槩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遣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尙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外師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戢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蓀芟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

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嘯。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微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唇齒。近漢之世。燕蓋交溝。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

服戎。苟若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堤。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劉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過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繪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旣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尙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尙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

續自阻弊。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勿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蠅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甯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恪題論後。爲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遠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廻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救。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

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乃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晏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縑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於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鳩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

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爲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復。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末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奪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間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慤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註〕顧譚吳郡人。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張休〕昭子。字叔嗣。弱冠爲太子寮友。以漢書授太子。〔執訊〕詩小雅出車。

篇執訊獲醜。謂執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折首〕易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嘉美也。折首。折取其魁首也。〔四牡〕詩小雅。篇名。閭使臣之勤勞而作也。〔飲至〕古者戰勝而歸。飲于宗廟。曰飲至。〔許子將〕名劭。平輿人。少峻名節。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兄虔亦知名。時稱平輿之淵有二龍。〔張陳〕謂張耳。陳餘也。〔蕭朱〕謂蕭育。朱博。始相友善。後有隙不能終。〔博陸〕謂霍光也。〔燕蓋〕謂漢燕王及鄆邑蓋主也。〔韓綜〕當子嬰侯。領兵守武昌。淫亂。下軌孫權。以其父故。不問。綜內懼。遂奔魏。〔荊郢〕後漢平陵人。事公孫述。爲騎都尉。〔蔣陵〕卽鍾山。因蔣子文立廟於此。故名蔣陵。〔荊焉。荊軻。齊政也。〕〔朱虛。朱虛侯劉章也。與周勃。陳平。誅諸呂。〕〔東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弟也。〕〔樂布。樂布。命彭越。〕樂布。漢梁人。幼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梁王彭越嘗與布游。乃請贖布爲大夫。越被誅。梟首洛陰。下令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使齊還。收越頭。而哭之。

五代史精華

梁本紀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註〕〔僞〕稱竊據者曰僞。〔魯桓公〕名軌。公子翬既弑隱公。遂自立。〔宣公〕文公庶子名倭。私事襄仲。殺文公嫡子而立。〔鄭厲公〕莊公次子名突。逐公子忽而立。〔公孫剽〕種公孫字子叔孫。林父寧殖逐獻公。行而立。〔鄭厲公〕莊

周德威傳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

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又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耶？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伴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於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備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

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直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餓。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槯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糗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

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註〕王行瑜。唐邠州人。與李茂貞等憑兵跋扈。李克用討之。行瑜悉族奔慶州。爲隱下所殺。〔李嗣昭〕太谷人。本姓韓。李克用出獵。至其

家。取以爲子。〔梓宮〕皇帝之棺曰梓宮。〔王景仁〕後梁合肥人。少從楊行密起淮南。後歸梁。〔王鐸〕後唐景崇子。初事梁。後事莊宗。〔劉守光〕後梁仁恭子。乾化初。自稱燕帝。改元應天。周德威破之。南走滄州。爲晉所獲。斬於太原。〔劉鄩〕後梁安丘人。

死節傳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首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怒。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緹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

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繡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北。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鞘刺之。彥章傷重。馬蹄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

〔註〕〔亞次〕唐莊宗小字也。〔魏博〕魏河北大名縣。博山東聊城縣。〔德勝口〕石兩城夾河。一在今河北濮陽縣。一圯於治。〔趙巖〕苑

丘人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相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龍德〕梁末帝年號。〔敬翔〕馮翊人。字子振。梁之孫。弒翔謀爲多。〔段凝〕後唐開封人。初事梁。後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欽。〔夏魯奇〕後唐青州人。字邦傑。初事梁。後奔晉。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後復故。

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措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而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才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跡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註〕〔鄭遨〕後晉白馬人。字雲叟。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四方亂。乃入少室山爲道士。種田自給。〔張薦明〕後晉燕人。少以儒學遊河

朔。後去爲道士。〔石昂〕後晉臨淄人。家有書數千卷。延四方之士。就學問。不求仕進。〔程福贊〕後晉人。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李

自倫〕後晉深州人。六世同居。

唐六臣傳序

其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辰。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爾。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旣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狡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註〕〔天祐〕唐昭宗年號。

〔張延範〕唐優人。爲朱全忠所愛。

〔裴樞〕開喜人。字紀聖。咸通進士。

〔柳璨〕華原人。字昭之。爲人鄙野。朱全忠圖篡弑。璨厚結之。

〔張文蔚〕河間人。字右華。〔蘇循〕爲人佞巧。無廉恥。時朱全忠已弑昭宗。立哀帝。循倡言。梁王功德。宜卽受禪。

以希進用。〔楊涉〕馮翊人。舉唐進士。唐亡。事梁爲相。

〔張策〕敦煌人。字少逸。

〔薛貽矩〕開喜人。字熙用。

〔趙光逢〕奉天人。字廷吉。

〔鹵簿〕皇帝儀仗也。

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

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愛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註〕〔晉王〕李克用也。〔梁〕朱全忠也。〔燕王〕劉守光也。〔契丹〕國名，後改遼。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而背盟附於梁。〔係燕父子以組〕守光父仁恭，周德威伐燕，守光曰：「俟晉王至，聽命。」晉王至而擒之。〔函梁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遂泣執梁主，因自殺，函以木匣盛其首也。〔函梁君臣之首〕晉兵入梁，梁

宦者傳 張承業論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節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積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

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國家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寶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憊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跡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

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註〕昭宗懿宗第七子名敏改名晔。〔李茂貞〕博野人。木姓。宋名文通。韓全海等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踰年。茂貞窮迫。與梁約。相梁

遂劫帝東遷。〔崔胤〕愼由子。字垂休。喜陰謀。附離權強。〔元行欽〕幽州人。初爲劉守光裨將。敗降爲明宗養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

榮。〔閻寶〕鄆州人。字瓊美。少爲朱瑾牙將。墮敗降梁。梁收降晉。〔朱溫〕卽朱全忠。篡唐而有天下。是爲梁太祖。〔盧質〕河南人。字

子微。幼聰慧。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後遊太原。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天祐〕唐昭宗年號。〔同光〕後唐莊宗年號。〔唐昭宗之

事〕昭宗與崔胤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以銀搗畫地數上罪數十。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王晏球傳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卽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釀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於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卽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

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圖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卽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囊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周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耨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瀋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爲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鈞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反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

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註〕〔宣武〕軍名。卽今河南開封也。〔瓦橋關〕在今河北雄縣南易水上。〔王都〕處直養子。處直欲立驥子都爲嗣。都遂殺處直。明宗惡

之都遂反。〔張延期〕開封人。初事梁。後入唐。〔符彥卿〕宛丘人。字冠侯。年十三。能騎射。唐天成中。討王都於定州。大破遼兵於嘉山。

〔高行周〕思繼子。字尙質。李克用旣盡誅思繼兄弟。行周時年十餘。救之帳下。〔趙德鈞〕幽州人。本名行質。唐莊宗賜名。紹斌後改。名德鈞。鎮幽州十餘年。甚有善政。〔天成〕後唐明宗年號。

皇甫遇傳

皇甫遇。常山眞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尙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

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註〕楊光遠。沙陁部人。字德明。初爲唐莊宗將。降晉。出帝時反。召契丹入寇。其子承勳。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遂伏誅。〔李守貞〕

河陽人。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

〔開運〕後晉出帝年號。

〔趙延壽〕常山人。本姓劉。爲趙德鈞養子。

〔杜重威〕朔州人。從晉高祖

征伐。後降漢。被誅。〔歲除〕卽夕也。

〔張從恩〕太原人。事晉漢周三朝。又降宋。

〔安審琦〕代北人。字國端。歷事唐晉漢周。〔慕容彥

超〕劉諸弟。嘗冒姓閻氏。黑色胡髯。號閻峴。後爲周太祖所破。夫婦皆投井死。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後徙居太原。

馮道傳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與抑君天

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與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饒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旋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

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詔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營爲漢嗣。遣道迎營於徐州。營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濟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晏攻上黨。世宗曰。劉晏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晏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晏。果敗晏於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

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為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諡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

〔註〕趙在禮。涿州人。字幹臣。唐莊宗時為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在禮。在禮遂反。〔孔循〕初冒朱姓。又冒趙姓。名

殷衡。〔安重誨〕應州人。〔天成長興〕均後唐明宗年號。〔聶夷中〕唐時人。字坦之。工詩。其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豈得眼前瘡。割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耶律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助石敬瑭破唐兵。後晉割燕雲十六州與之。敬瑭子背約。大舉南伐。滅後晉。國改號曰遼。廟號太宗。〔四姓〕謂後唐李後晉石後漢劉及後周郭也。〔劉旻〕智遠同母弟。初名崇。後以郭威代周。遂稱帝於太原。是為北魏。〔三關〕謂瓦橋關。益津關。草橋關也。

十國世家叙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衰冕峨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陋荆盛。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出燭火熄。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註〕吳。楊行密。合肥人。字化源。初為盜。因起兵為亂。據廬州。悉有淮南江東地。其後子溥稱帝。〔南唐〕李昇。徐州人。字正俞。少孤。流寓豫

泗間。楊行密奇其貌。養以為子。乃冒姓徐。名知誥。仕吳。受吳禪稱帝。為南唐開國之主。〔蜀〕前蜀王建。舞陽人。字光圖。少無賴。後從軍。黃巢亂。建奔蜀。為田令孜養子。令孜敗。走成都。依陳敬瑄。進攻昭成。殺令孜。敬瑄據有兩川。及梁滅唐。遂自立為蜀帝。後蜀孟知祥。龍岡人。字保胤。後唐明宗崩。稱帝。〔漢〕南漢劉隱。上蔡人。代父為刺史。平單玘有功。弟襲稱帝。北漢劉崇。以後漢隱帝遇害為周所滅。遂據太原。稱帝。後為宋所滅。〔閩〕王審知。固始人。字信道。代兄為武威軍節度使。封琅邪王。後子鏐稱帝。〔荆〕高季興。硤石人。字貽孫。少好武。有膽氣。梁開平中。累功拜荆南節度使。唐莊宗入洛。季興來朝。封南平王。故荆南亦稱南平。〔楚〕馬殷。鄆陵人。字霸圖。唐僖宗

時為裨將。昭宗時代。劉建峯為帥。梁太祖即位。遣使修貢。拜天策上將軍。封楚王。〔吳越〕錢鏐。臨安人。字具美。黃巢亂。鏐率鄉兵破走之。以執董昌功。擁兵兩浙。旋封越王。又封吳王。唐王稱吳越國王。

東漢世家 高平之戰

周太祖崩。晏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晏。晏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於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卽位。以謂晏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於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晏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晏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晏曰。勅敵也。未可輕動。晏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衮怒而去。晏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晏怒曰。老措大母。妄沮吾軍。卽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盛。晏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晏遂敗。日暮。晏收餘兵萬人。沮澗而止。是時周之後軍劉訶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銳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晏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晏獨乘契丹黃騾。自鵬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而弟元徽戰歿於陣。楊衮怒。晏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晏歸爲黃騾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註〕〔周太祖〕郭威也。代漢稱帝。〔晏〕北漢劉晏也。卽劉崇。〔奚〕種族名。所居在今熱河之承德、灤平、豐寧、平泉諸縣地。〔張元徽〕武安人。爲先鋒都指揮使。爲周兵所殺。〔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宋受周禪。筠拒命。兵敗。赴火死。〔世宗〕姓柴。郭威養子。繼郭威稱帝。〔李重進〕滄州人。吳人稱爲黑大王。宋太祖立。懷異志。兵敗。自焚死。〔白重贊〕樓煩人。少從軍。有武勇。〔史彥超〕雲州人。爲人勇悍。驍捷。〔張永德〕陽曲人。字抱一。事後周。後入宋。〔王得中〕上黨人。晏與周師戰。失利。遣得中乞師于遼。遼遣代州李貴送得中於周。世宗問契丹兵何時至。得中不肯言。願殺身以保家國。尋爲世宗所殺。〔措大〕書生之稱。〔劉訶〕元城人。字好謙。少以勇悍知名。

職方考序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千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晏。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與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閔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註〕〔十道〕關內。河東。河南。河北。山南。淮南。江河。隴右。劍河。嶺河。

〔幽滄〕三州名。幽州。今河北大興縣。滄州。今河北滄縣。

〔岐王〕李茂貞

也。

〔秦鳳階成〕秦。今甘肅天水縣。鳳。今陝西鳳縣。階。今甘肅武都縣。成。今甘肅成縣。

境。

〔十六州〕幽。瀛。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蔚。雲。應。寶。朔。〔瀛莫〕瀛。今河北河間縣。莫。今河北肅寧縣。

資治通鑑精華

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輜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稿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

實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質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向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作。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虛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

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百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註〕〔張昭〕字子布。彭城人。〔馬超〕騰子。字孟起。與曹操戰於潼關。敗奔漢中。〔韓遂〕字文約。金城人。〔二袁〕袁紹及袁術也。〔公

瑾〕周瑜字。〔子敬〕魯肅字。〔程公〕即程普。字德謀。〔委署〕委棄所署之事也。〔黃蓋〕字公覆。泉陵人。〔翠衝〕古之戰艦也。

其製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曹仁〕操從弟。字子孝。〔徐晃〕河東人。字公明。〔樂

進〕衛國人。字文謙。〔甘寧〕臨江人。字興霸。先依劉表。後歸吳。〔益州驍將〕劉璋將也。時璋為益州牧。〔呂蒙〕富陂人。字子明。

〔凌公績〕名統。

曹操不敢稱帝論

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治。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至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殺。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縣縣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僱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作。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董卓、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

蒸民塗炭。大命阻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張伉。加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註〕〔陸雍〕謂親臨辟雍也。辟雍。天子學宮。〔袁安〕汝陽人。字邵公。〔楊震〕字伯起。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稱爲關西孔子。〔李固〕

命子字子堅。少博學。後爲梁冀所害。〔杜喬〕林慮人。字叔榮。〔符融〕淺儀人。字偉明。遊太學。師事李膺。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

言論。〔許劭〕平輿人。字子將。〔何進〕宛人。字遂高。官至太傅。以謀誅宦官。反爲所害。〔董卓〕臨洮人。字仲穎。性粗猛。有謀。廢少帝。

立獻帝。弑何太后。〔袁紹〕字本初。〔乘輿〕指帝也。

漢中王卽皇帝位論

天生蒸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旣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葛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

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彼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奪。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註〕〔五胡〕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也。〔索虜〕亦稱索頭虜。以其編髮爲辮。故名。〔島夷〕謂海島之夷也。〔朱邪〕謂朱溫也。〔窮新〕謂王莽也。〔陳氏〕即陳武帝霸先也。〔拓拔氏〕即魏道武帝拓拔珪也。〔劉石慕容苻姚赫連〕即劉淵。劉曜。石勒。慕容廆。慕容垂。苻堅。姚萇。赫連勃勃也。〔中山靖王〕漢景帝子勝也。〔宋高祖〕即南北朝時劉裕。自稱漢楚元王後。〔南唐烈祖〕即五季時南唐李昇。自稱唐憲宗子恪後。

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辯。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

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功今社稷將危天下洵洵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皆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爲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足畏耶舅大怒以輅爲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嘗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

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畏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惟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耶。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詘。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

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溺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具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

糴。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註〕〔尙方〕官名。主天子器物者。〔才人〕宮中女官。〔何晏〕字平叔。性自喜。行步顛影。美姿儀而絕白。有論語集解傳世。〔桓範〕沛國人。字元則。有文學。〔孫禮〕容城人。字德達。〔李勝〕南陽人。字公昭。有才智。〔管輅〕字公明。年八九歲。使喜仰觀星辰。及成人。風角

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鄧颺〕南陽人。字玄茂。爲人浮華而好貨。〔元凱〕謂八元八凱也。〔高平陵〕魏武帝陵也。〔高柔〕人。圍字

文惠。〔王觀〕廩丘人。字偉。治身清素。所在稱治。〔鹿角〕舊時行軍守衛之具。〔陳泰〕字玄伯。高貴鄉公。被弑。泰枕帝於股。號哭

盡哀。嘔血而卒。〔蔣濟〕平阿人。字子通。〔曹子丹〕曹真字。即曹爽之父。〔丁謚〕斐子。字彥靖。爲人外似疏略。而內多忌。〔畢軌〕

東平人。字昭先。〔魯芝〕鄆人。字世英。〔辛敞〕字泰雍。〔羊祜〕泰山南城人。字叔子。〔夏侯泰初〕名玄。曹爽姑子。司馬懿重。謀

誅之事。泄夷三族。〔司馬子元〕名師懿。長子。〔荀彧〕字奉倩。荀彧之子。〔王弼〕山陽人。字輔嗣。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沖爲侍中。執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兖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衡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

徐亮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寔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隕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執。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兵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撫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

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郤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不可勝數。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襄。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脾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伺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受堅。平原將軍慕容暉屯隕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琊內史。

〔註〕謝安字安石。少時神識沈敏。風宇條暢。以敗苻堅。功拜太保。出鎮廣陵。〔桓沖〕字幼常。淹博有武幹。兄溫最器之。〔慕容垂〕虓五。

子字道明爲太傅。容評所讚。懼誅。奔苻堅。封宜都侯。堅爲晉敗。遂叛秦。稱帝於中州。〔姚萇〕弋仲第二十四子。景茂。少聰哲。多權略。兄襄死。率諸弟降堅。及堅敗。奔渭北。自稱秦王。敗秦兵。執殺苻堅於五將山。取長安。僭稱帝。國號大秦。〔陽平公融〕卽苻融。堅季弟。字博休。有將略。好施愛士。〔謝石〕字石奴。以敗苻堅功。遷尚書令。封南康郡公。〔謝玄〕字幼度。少穎悟。及長。有經國才略。〔桓伊〕字叔夏。有武幹。〔朱序〕襄陽人。字次倫。世爲名將。〔劉牢之〕彭城人。字道堅。沈毅多計畫。百戰百勝。號北府兵。〔張夫人〕苻堅妻。明辨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張氏切諫不聽。及堅死。自殺。〔世子寶〕垂四子。字道祐。〔慕容德〕號少子。字元明。〔王猛〕劇人。字景略。少貧賤。博學好兵書。隱居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謁詣之。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談。旁若無人。後事苻堅爲丞相。〔慕容暉〕備三子。字景茂。

魏滅北涼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尙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尙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嶂。西被岷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九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牌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旣雅。怨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優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

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興，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闕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長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與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都督涼州、沙州、西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哢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辛，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

魏。魏每遣侍中古弼尙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卽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勦。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至西域還。自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尙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末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尙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待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

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馘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而縛輿輓。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和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問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輸牧犍分。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乃釋汝疑。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

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熊。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領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爲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犇酒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伊馘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平城。

〔註〕崔浩字伯淵。少好學。博覽經史。初官博士。祭酒。恆與經國大謀。時議伐赫連昌。擊蠕蠕。〔李順〕字德正。博涉經史。有才策。〔窮髮〕

極北不毛之地也。〔庸嶺〕卽岷山脈也。〔岷嶺〕卽岷嶺山脈。〔河曲〕卽今河套地。〔鬪寶〕國名。卽今克什米爾一帶之地。

〔曇無讖〕高僧。幼出家。聰敏出衆。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劉晒〕敦煌人。字延明。隱居酒泉。受業者五百餘人。西涼李嵩北

涼沮渠蒙遜。俱敬禮之。號玄處先生。〔奉常〕官名。爲九卿之一。〔古弼〕代人。少忠謹。善騎射。〔蠕蠕〕國名。卽柔然。〔伊馘〕代人。

姓忠謹。勇健善射。追及奔馬。〔柔然〕種族名。北狄之一。初闢拓拔氏。至社崙爲可汗。統領內外蒙古。後滅於突厥。〔源賀〕西平人。本

河西王禿髮傳檀之子。偉容貌。善風儀。奔魏。魏賜姓源氏。本名破羌。爲易曰賀。〔吐谷渾〕讀如突歙。國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皆

其地。

高歡沙苑之戰

大同三年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飢。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飢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

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熊。熊語使者曰。老熊當道臥。豹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熊曰。何不早降。熊大呼曰。此城是王熊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熊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上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羨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獺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擲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馬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陣。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官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渡河。船

去岸遠。歡跨臺駝就船。乃得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秦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秦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兵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秦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註〕歡。卽高歡。衛人。字賀六渾。初事葛榮。爲親信都督。爾朱兆弒魏孝莊帝。歡起兵討兆。滅之。擁立孝武帝。歡爲丞相。專權。帝西走。依宇文泰。歡別立孝靜帝。由是魏分東西。歡仕東魏。與西魏宇文泰相攻戰。〔泰〕字文泰。武川人。小名黑獺。仕於後魏。爲關西大都督。孝武帝謀伐高歡。歡擁兵至洛陽。帝西走。依泰。爲西魏。〔薛琡〕虎子。字曇珍。〔寶炬〕西魏文帝名。〔王羆〕霜城人。字熊羆。〔宇文深〕字奴千。數歲便以草石作軍陣之勢。〔竇泰〕大安捍殊人。字世靈。善騎射。有勇略。〔達奚武〕代人。字成興。〔李弼〕襄平人。字景和。〔趙貴〕字元貴。〔斛律羌舉〕太安人。少驍勇。有膽力。初從爾朱兆。後歸歡。〔彭樂〕安定人。字興。驍勇。善騎射。〔于謹〕洛陽人。字思敬。〔斛律金〕字阿六敦。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足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婁妃〕名昭君。高歡之妻。

韋孝寬之守玉壁

梁中太同元年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鈎。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

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退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珽瑩之子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魏建州刺史楊欒。鎮車廂。恐其寇郡。帥騎禦之。景聞欒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庚戌。歡使段韶從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政爲知人。十一月己卯。歡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東魏主許之。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魏人聞之。因下令曰。勁弩一發。凶身自隕。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註〕〔韋孝寬〕杜陵人名。叔裕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用兵如神。〔李業興〕長子人志。學精奮。師事徐遵明。後乃博涉百家。尤長算歷。

造戊子元曆。〔孤虛法〕史記日辰不全。故有孤虛。例如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如甲子旬中無戊亥。亥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

〔祖珽〕范陽人。字孝微。〔楊欒〕高涼人。字顯進。少豪俠。以義烈聞。〔段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洋〕卽高洋。字子進。歡

二子。少有大度。外柔內剛。時封太原公。〔世子澄〕卽高澄。數長子。字子惠。爲人機略嚴明。事無凝滯。及封渤海王。欲受禪爲盜。所殺

〔王思政〕祁人。〔敕勒歌〕敕勒。胡種族名。因斛律金出勅勒。故使歌之。

唐太宗殺建成元吉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旣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雒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尙書溫大雅。鎮雒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雒陽。陰納父山東豪

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悉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釋乃之。使還雒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常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雒仍。自陝以東。皆主之。奶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雒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雒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願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閒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迓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雖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

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尙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晁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晁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

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尙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背，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遠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絆，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旣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耶。

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軍，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

〔註〕〔溫大雅〕祁人，字彥弘，性至孝，好學，有才辯。〔張亮〕蔡陽人，從太宗定天下，數立奇功。〔漢梁孝王〕梁孝王名武，漢文帝子。〔陳叔達〕陳宣帝十七子，字子聰，後仕唐。〔房玄齡〕臨淄人，字喬幼，警敏，博綜典籍。〔長孫無忌〕字輔機。〔行周公之事〕謂勸太宗殺建成元吉，如周公之誅管叔、蔡叔也。〔杜如晦〕杜陵人，字克明。〔尉遲敬德〕善陽人，名恭，以字行。〔迺〕迺本字，曲也。〔程知節〕東阿人，本名襲金。〔段志玄〕臨淄人，資質偉岸，驍果善戰。〔高士廉〕名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觀書一見成誦。〔侯君集〕三

水人以才雄稱。〔李靖〕三原人，字藥師，通書史。〔李世勣〕離狐人，字懋功，本性徐，太宗賜姓李。〔率更〕官名，掌知刻漏也。〔張公謹〕繁水人，字弘慎。〔裴寂〕桑泉人，字玄真。〔蕭瑀〕字時文。〔投杼之惑〕謂誤聽人言而疑其子，如曾母之投杼也。

樂論

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

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耶。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其身。興於闈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之行。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德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昏淫之主。亡國之音。暨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註〕〔垂〕黃帝時巧工也。〔羲和〕義氏和氏。唐虞時掌天地四時之官也。〔漸臺〕王莽兵敗。焚死漸臺。〔平陽之災〕晉懷帝時。劉聰遣將陷洛陽。遷帝于平陽。〔臺城〕梁武帝末年。侯景反。圍臺城。帝餓死。〔韶夏濩武〕韶虞舜之樂。夏大禹之樂。濩商湯之樂。武周武之樂。

韋后之難

睿宗景雲元年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初。則天之世。長

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於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皇后宗楚客將爲逆亂。皇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皇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皇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五月壬午。中宗崩於神龍殿。皇后祕不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衛尉卿 韋瑤、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瑤、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長倩之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曠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遺詔豈可改耶。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爲太子太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爲大尉。雍王守禮爲幽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提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 張嘉福、河北道 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

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韞從游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暕苑總監贛人鍾紹京尙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麻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殉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送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武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烟閣前卽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蕭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與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

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丑。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門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尙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怒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鄉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裸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廂萬騎。薛崇陳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壬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竇從一爲濠州司馬。罷諸公主府官。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

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人也。汴王邕貶沁州刺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至忠。貶許州刺史。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尙守小節。不早卽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况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書令。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論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註〕〔相王〕高宗第六子。名旦。卽睿宗。

〔鄭岌〕定州人。〔宗楚客〕字叔敖。武后其從姑也。

〔安樂公主〕中宗女。適武三思子崇訓。崇訓死。卽嫁武延秀。

〔武延秀〕承嗣子。

母本帶方人妻。突厥女。

〔重福〕中宗次子。封譙王。以韋后譖貶濮州員外刺史。〔岑羲〕字伯華。

〔太平公主〕高宗女。武后所生。

〔重茂〕中宗第四子。封溫王。中宗崩。韋后立以爲帝。韋后敗。重茂遂遜位。〔鍾紹京〕字可大。

〔劉幽求〕武強人。號令詔勅。一出其手。〔果毅〕官名。統府兵之官也。

李光弼河陽之戰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叔。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章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如何。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業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擇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章損曰。東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章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纜支十日。光弼按閣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捨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章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

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讖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拒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且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

外置柵。柵外穿斬。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陣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樓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馳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馳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願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瑒。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尙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將爲右金吾大將軍。

〔註〕〔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寧。玄宗賜名思明。躁健諒狡。與祿山共鄉里。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安慶緒襲位。思明并其衆。僭號

稱帝。後爲其子所殺。〔令狐彰〕富平人。字伯陽。初從安祿山。史思明欲以節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款。〔李光弼〕柳城人。嚴毅沉果。有大略。善騎射。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韋陟〕字殷卿。幼而風格方整。〔殿〕音典。去聲。軍行時斷後也。〔月城〕城外之小城。

也。〔僕固懷恩〕鐵勒部人。善戰。擢。曉。識。戎。情。部。分。謹。嚴。從。郭。李。平。安。史。有。殊。功。後。以。怨。望。誘。蕃。兵。入。寇。至。鳴。沙。死。〔白孝德〕安西人。事李光弼爲偏裨。累功封昌化郡王。〔李抱玉〕河西人。本姓安。始名重璋。擢騎射。少從軍。爲人忠謹。沈毅有謀。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上書恥與逆臣共宗。賜姓李。〔荔非元禮〕姓荔。非名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爲李光弼愛將。〔論惟貞〕名珣。以字行。志向恢大。



四部精華全三册價